外国诗歌精选

蓝色记忆的年代

献给命运女神们
致书页中一朵枯萎的花
无限
幽暗之花园
蜜腊波桥
世事沧桑话鸣鸟
疯狂的石榴树

张永义 编选

中国華僑出版社

哈亚姆

彼特拉克

贡戈拉

多恩

歌德

荷尔德林

华兹华斯

拉马丁

莱奥帕尔迪

爱伦·坡

哈代

兰波

古尔蒙

叶芝

道生

里尔克

阿波利奈尔

梯斯黛尔

庞德

ISBN 978-7-80222-614-2



定价：28.00元

蓝色记忆的年代

外国诗歌精选

张永义 编选

中国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记忆的年代：外国诗歌精选／张永义编选．—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22-614-2

Ⅰ.蓝…　Ⅱ.张…　Ⅲ.诗歌—作品集—外国　Ⅳ.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6542号

蓝色记忆的年代：外国诗歌精选

编　　选／张永义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齐敬霞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590×960　1/16　印张：13.5　字数：14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华丰印刷厂
版　　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614-2/I·63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水对着天空的耳朵絮语

张永义

海子卧轨自杀的那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刚刚离开母亲和故乡的少年，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得以进入一所省级重点中学读书。每晚与我一起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做功课的那个女孩很可能也是哪位老师家的子女或亲戚，否则我们不太可能准时赴约般地天天碰面。我早已淡忘了她的名字和面容，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头上扎的蓝色蝴蝶结，被灯管洒落的清辉和乌黑的发辫衬托得格外美丽。我想过逃课请她去看一场电影，却又没有足够的胆量。每晚我们只有十五分钟的间歇能够站在摆满盆景的阳台上张望夜景或一起下楼在校园花坛边散步，谈论的话题纷杂而无实质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我正是受了她的影响才去寻找当时流行的席慕蓉的诗歌，结果在一本台湾女性抒情诗的合集里不仅读到了前者的《白鸟之死》、《昙花的秘密》和《千年的愿望》，而且发现了更多的惊喜，那就是林泠的《菩提树》和《阡陌》，还有敻虹的《索影人》和《依稀雨中》。那年，我十四岁，天真愚钝得无法正确地拼写这两位海峡对岸女诗人的名字，反倒记住了一堆无病呻吟的词语：青苔、剑鞘、淅沥、幕帏、蹀躞、锦帛、灵犀、铿锵、嗫嚅、迢递……

第二年夏天，我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独自生活，我所借住的房间与《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故居仅有一墙之隔，在那个由于世界杯过早地结束而深夜无球可看心情烦闷的午夜时分，只有枕边的收音机和书籍陪伴，一本题为《情诗与梦幻》的薄薄的彩色印刷的小册子进入了我的视线，有许多女诗人的名字我还是头一回听到：白朗宁夫人、狄金森、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德格朗……很多年之后，我才被她们温柔而低沉的声音真正迷住。那年夏天，因为迭戈的泪水和“风之子”卡尼

吉亚飘逸的长发，我开始向往遥远的阿根廷，并且知道了烟酒和失眠的滋味。

顾城杀妻自缢的消息传到我们这些高中生的耳朵里，差不多是与《白鹿原》、《废都》的出版引起轰动、校园民谣和辩论赛的到处盛行处于同一个时期吧，至少我的经常出错的记忆就是如此。后来我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件事的强烈刺激，我们那代人当中的大多数可能都不会再去关注朦胧诗歌，北岛、杨炼、多多，还有四川的诗人柏桦、张枣就不可能真正影响到自己的阅读成长。

回忆这些隐秘的往事，使我既感到熟悉温暖，又仿佛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彻骨严寒。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在街道拐角的书摊上遇见徐志摩和戴望舒，正是通过他们的诗歌全集里的译作才间接地读到了哈代、罗赛蒂、道生、洛尔迦等一大批令人惊叹的诗人，把其时深陷于何其芳诗集《预言》之中的我给拯救了出来。我开始发现，汇聚成诗歌天空的不仅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惠特曼、泰戈尔、普希金、裴多菲这些对于青少年而言如雷贯耳的名字，还有一条灿若星汉的河流在悄悄地流淌。一个叫做安德烈·马尔罗的法国人曾经说过：

> 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面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

与这位如今长眠于先贤祠中的作家同一时代的大诗人勒内·夏尔在一首吟咏岩壁上鸟兽图画的诗歌开篇发出了感叹：

> 水对着天空的耳朵絮语。

当往事的流水漫过诗歌的天空，不禁忆起当年一幕幕生动鲜活的场景，我是如何与这些水火不相容的鬼魂相遇的呢？他们萧条异代不同时，咫尺天涯不相见，但是对于童年与故乡的昼思夜想、对于爱情与死亡的千思万虑把他们聚在了一起。

应出版人之邀，这本外国诗歌精选集收入了四十位诗人一百零八首抒情、叙事与哲理小诗，虽为短制，却冀望读者能够

以此作为线头，拉拽出更多不朽的诗篇，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将找到更多诗歌纪念碑上镌刻的名字。他们当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例如叶芝、聂鲁达、蒙塔莱、阿莱克桑德雷和埃利蒂斯，亦有英美的桂冠诗人，例如华兹华斯和沃伦，但是，能够像歌德、拉马丁和哈代那样生前就享有盛誉长命百岁的又有几人呢？莱奥帕尔迪饱受眼疾和哮喘的折磨，索德格朗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阿波利奈尔死于西班牙流感，洛尔迦死于野蛮的枪杀，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残暴的集中营，里尔克死于温柔的玫瑰花刺，爱伦·坡、佩索阿和狄兰·托马斯纷纷死于过量的酒精麻醉，策兰、茨维塔耶娃和普拉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杀轻身，巴赫曼干脆被一场解释不清原因的火灾吞噬了生命。还有诗意地栖居的荷尔德林、生活在别处的兰波和失明的博尔赫斯，等待他们的是疯癫的后半生、可怜的截肢和永世的黑暗。还有距离我们更为遥远的女诗人萨福，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追溯其命运的结局，与她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竟然是同性恋和“有伤风化”的罪名。曾经向乔伊斯、艾略特和海明威伸出热情援手的庞德则因为不当的言论而被羁押，叛国罪把这位满鬓风霜的老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如果说诗人的命运多半是不幸的，那么诗歌的当下境遇又如何呢？蒙塔莱在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当中发出过这样的疑问：诗歌还时兴吗？在这位意大利隐逸派诗人的眼中，置身于这个充满消费风气和机器轰鸣声的文明时代，就技术层面而言，写诗本身并不困难。从白底黑斑的纸上精灵直到闪烁在电脑屏幕上的蝴蝶，甚至连自行发表和自费印刷诗歌的行为也司空见惯，那些山头林立的江湖诗派、唇枪舌剑的网络诗坛以及堆在书店角落无人问津或放在家中自生自灭的个人诗集，何其多也，但是真正关注诗歌的读者数量却要大打折扣。难道，诗歌真的有一天会像某些绘画作品那样只是为了满足于鲜为人知的收藏者的癖好而存在吗？编选这样一部外国诗歌精选

集并不是为了滥竽充数、附庸风雅，而是想通过那些纯粹的声音来打动更多年轻而寂寞的心。

我们深知，并没有一条准绳来简单地衡定诗歌的优劣，只能说，收入在这本外国诗歌精选集当中的大部分都是脍炙人口明白晓畅的诗歌经典，偏重抒情短制和现当代诗人的佳作，主要限于爱情、死亡与童年故乡的题材范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轻视史诗与叙事长诗，更不代表我们否定马拉美、瓦雷里、艾略特、斯蒂文斯那样繁复典雅不无晦涩的诗风。

十多年前，我即将走出校园，在《诗刊》杂志上读到了李昂橹的组诗《结满黄金的树》，这位被无情的洪水淹没的女诗人在最后寄出的遗作里预知了她的命运结局，并且分别以深邃、纯洁和回归等为题，提前写就了自己的悼词：

平淡庸俗的日子里我多么需要你/就像一位母亲在呼唤她野游未归的孩子……假若死亡是情爱的终极/诗歌该是另一个世界里渴望涅槃的灵魂……在高尚与庸俗若即若离的厮杀中/手持诗的矛与歌的盾来掩护孤独、渺小与懦弱……墓碑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大雨躲在眼睛里的最黑处歇息／我感到累极了……

这是我记忆当中最后一次满含泪水地阅读诗歌刊物，并且被她所具有的灼烫的感情和无助的言辞所深深打动。差不多是在同一年，我从图书馆里借阅了当年颇有影响的《国际诗坛》，在第2辑里读到了沃伦、埃利蒂斯和阿赫玛托娃等诗人的一系列代表作。其中有一首《充满蓝色回想的年龄》让我彻底地迷恋上了希腊的橄榄林、葡萄园、孤挺花和爱琴海。后来阅读李野光先生重新编译的埃利蒂斯诗选，我才知道这首诗通常也被翻译成《蓝色记忆的年代》或《天蓝色记忆的时代》。那真是一段与诗结缘、正值青春的好年龄，所以，我才决定把这部充满蓝色回想的外国诗歌精选集取名为“蓝色记忆的年代”。

目录
CONTENTS

萨　福（约公元前610—前580？）

一个少女 …… 2

断　章（选二首）…… 3

哈亚姆（约1048—1122）

柔巴依集（选二首）…… 6

彼特拉克（1304—1374）

歌　集（选二首）…… 9

贡戈拉（1561—1627）

十四行诗（选二首）…… 13

多　恩（1572—1631）

计　算 …… 17

影子的一课 …… 18

歌　德（1749—1832）

野蔷薇 …… 22

魔　王 …… 23

迷娘歌 …… 25

浪游者之夜歌 …… 26

荷尔德林（1770—1843）

献给命运女神们 …… 29

无　题 …… 30

浮生的一半 …… 31

华兹华斯（1770—1850）

无　题 …… 34

苏珊的冥想 35

拉马丁（1790—1869）

湖 38

蝴　蝶 41

致书页中一朵枯萎的花 42

莱奥帕尔迪（1798—1837）

无　限 46

致月亮 47

爱伦·坡（1809—1849）

湖——致—— 50

安娜贝尔丽 52

哈　代（1840—1928）

她的名字 56

窥　镜 57

呼　唤 58

兰　波（1854—1891）

黄　昏 61

奥菲丽娅 62

出　发 64

古尔蒙（1858—1915）

发 67

雪 69

死　叶 70

叶　芝（1865—1939）

当你老了 73

白　鸟 74

箭 75

目录

CONTENTS

道　生（1867—1900）

这些都不会长久 78

幽暗之花园 79

里尔克（1875—1926）

沉重的时刻 82

秋　日 83

预　感 84

回　忆 85

阿波利奈尔（1880—1918）

蜜腊波桥 88

美人鱼 90

五　月 91

梯斯黛尔（1884—1933）

忘掉它 94

夜　歌 95

八月之夜 96

庞　德（1885—1972）

咏叹调 99

小夜曲 100

舞　姿 101

佩索阿（1888—1935）

因为某种理由 105

如今，向我逼近的死亡 106

翁加雷蒂（1888—1970）

卡尔索的圣马丁诺镇 109

我已失去了一切 110

阿赫玛托娃（1889—1966）

缪斯沿着山道离开了 113

最后一次会晤之歌 114

献给亡人的花环 115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

贝　壳 118

难以形容的哀愁 119

徒步旅行者 120

我冻得浑身颤栗不停 121

茨维塔耶娃（1892—1941）

脉管里注满了阳光 124

哪里来的这般温柔 125

我在岩石的板壁上写 126

索德格朗（1892—1923）

爱 129

星　星 130

虚无世界 131

蒙塔莱（1896—1981）

生活之恶 134

夏日正午的漫步 135

洛尔迦（1898—1936）

低着头 138

骑士之歌 139

最初的愿望小曲 140

目录
CONTENTS

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

童　年 143

歌唱吧，鸟儿 144

献给一个死去的姑娘 145

博尔赫斯（1899—1986）

分　离 149

雨 150

局　限 151

聂鲁达（1904—1973）

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选二首）........ 154

爱情的十四行诗（选一首）........................ 156

沃　伦（1905—1994）

世事沧桑话鸣鸟 159

吹吧，西风 160

夏　尔（1907—1988）

黑　鹿 163

雨　燕 164

宣告其名 165

索尔格河 166

埃利蒂斯（1911—1996）

白日的青春期 170

疯狂的石榴树 171

蓝色记忆的年代 173

狄兰·托马斯（1914—1953）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177
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 178
策　兰（1920—1970）
卡罗那 181
死亡赋格曲 182
巴赫曼（1926—1973）
被缓期的日子 186
咏叹调第1号 187
安东尼斯（1930— ）
故　乡 190
绝望的边境线 191
特朗斯特罗姆（1931—）
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 194
黑色的山 195
尾　曲 196
普拉斯（1932—1963）
边　缘 199
十一月的信 201
七月里的罂粟花 203

萨　福

（约公元前610—前580？）

[推荐阅读]

《古希腊抒情诗选》，水建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田晓菲编译，三联书店

一个少女

朱湘 译

好比苹果蜜甜的，高高转红在树杪，
向了天转红——奇怪，摘果的拿她忘掉——
不，是没有摘，到今天才有人去拾到。

好比野生的风信子茂盛在山岭上，
在牧人们往来的脚下她受损受伤，
一直到紫色的花儿在泥土里灭亡。

断　章（选二首）

田晓菲 译

其一

入夜……

少女们

通宵歌唱

你和新娘的爱情。她的乳房

　　好似幽谷芳兰。

醒来！召唤你的伙伴——

那些少年郎——今晚，

我们的睡眠

　　将少似清澈的夜莺。

其二

死去的时候，你将躺在那里，无人

记得，也无人渴望——因为你不曾分享

匹瑞亚的蔷薇，即使在冥府

你也寂寞无闻，在黯淡的影子当中

摸索行路——轻飘飘地、被一口气吹熄。

[题解]

萨福（Sappho，约公元前610—前580？），古希腊女诗人，被柏拉图称誉为“第十位缪斯”。作为独唱琴歌的代表，她的抒情诗对于拉丁诗人卡图卢斯以及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等颇有影响，后世沿袭其体裁风格形成“萨福体”。这位生活在距今二千六百年前的勒斯波思岛的女贵族曾经流亡西西里岛，返乡开办学校教授未婚少女们诗歌技艺，相传她爱上了自己的女弟子，甚至有绘画作品展现了她对于美男子法翁的恋情，从岩石上纵身投海的命运结局更为这些纷纭的故事传说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漫长的中世纪，萨福多达九卷的诗歌作品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几乎被焚毁一空，仅存残篇断章。

“她的诗都是关于私人感情、渴念、性、婚姻、离别和欲望的。”美国学者大卫·丹比在《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世界不朽作家的历险记》当中评价说，“在荷马的两部史诗的空当中间读萨福既是一种文学经历，还重建了健全的神志。不光是插进胸膛的矛，还有被爱欲分开的大腿，而且爱松开了四肢。”

《一个少女》是新月派诗人朱湘对于萨福的两段残诗的合译，亦有译者另起标题为《新娘》或《哀悼处女时期》，周作人则将“苹果”译成“甘棠”。诗人分别以成熟诱人的果实和惨遭践踏的花朵来比拟爱情的美丽、心上人的高不可攀和青春的消逝、贞洁的丧失，也有论者将其理解为妙龄少女的孤高自矜和年老色衰时的无人怜惜。

《断章》其一的热情大胆与其二的讥诮冷漠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论是抒写新婚幽会的欢快场景，还是描摹冥府的凄清阴冷，萨福的诗歌始终令人过目难忘。匹瑞亚相传是九位缪斯女神的诞生地，手持蔷薇花束怀抱竖琴的萨福则无愧为“第十位缪斯”。

哈亚姆

（约1048—1122）

[推荐阅读]

《柔巴依诗集》，哈亚姆著，张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柔巴依一百首》（英汉对照），哈亚姆著，黄杲炘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柔巴依集（选二首）

黄杲炘　译

其一

不管在内沙布尔或在巴比伦，
不管杯中物是酸苦还是香醇，
　生活之酒一滴滴不住地沥出，
生命之叶一片片飘落在泥尘。

其二

当你和我消失在那帷幕之后，
这世界呀还将延续很久很久；
　它并不理会我们的到来、别离，
就像大海对潮汐裹挟的石头。

[题解]

欧玛尔·哈亚姆（Omar Khayyam，约1048—1122），旧译莪默·伽亚谟，中古波斯诗人，生活在伊朗历史上的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亦精通天文历法和数学医理，晚年穷困潦倒，遭受宗教势力迫害。生前创作的四行诗体“柔巴依”（郭沫若旧译为“鲁拜”）备受冷落，直至1859年，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对其进行编译，隐名自费出版多年以后才引起了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有关《柔巴依集》的译本和论著层出不穷，数以万计，其中的不少诗行被收入了词典，英国还出现了“欧玛尔·哈亚姆俱乐部”，其成员经常胸佩玫瑰参加聚会，一边啜饮红酒一边吟诵“柔巴依”，甚至专程前往诗人的故乡内沙布尔旅行凭吊。

这里所选的两首“柔巴依”以严谨的结构形式、轻缓的语言节奏、朴素而精确的比喻，对于生命和死亡、时间和永恒展开了深沉思索。

彼特拉克

(1304—1374)

[推荐阅读]

《意大利诗选》，钱鸿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歌集》，彼特拉克著，李国庆译，花城出版社

歌　集（选二首）

钱鸿嘉 译

其一

此刻万籁俱寂，风儿平息，

野兽和鸟儿都沉沉入睡。

点点星光的夜幕低垂，

海洋静静躺着，没有一丝痕迹。

我观望，思索，燃烧，哭泣，

毁了我的人经常在我面前，给我甜蜜的伤悲；

战斗是我的本分，我又愤怒，又心碎，

只有想到她，心里才获得少许慰藉。

我只是从一个清冽而富有生气的源泉

汲取养分，而生活又苦涩，又甜蜜，

只有一只纤手才能医治我，深入我的心房。

我受苦受难，也无法到达彼岸；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

我离幸福的路程还很漫长。

其二

夜莺婉转而悲切地啼鸣，

也许是唱给小鸟或它的伴侣听；

天穹和田野都荡漾着它的歌声，

曲调是那么凄楚动人。

歌声似乎整夜伴随着我，

使我想起自己不幸的命运；

除自己外，我不能向谁倾诉衷情，

因为我不信，死亡会在女神面前降临。

多容易啊，要欺骗一个满怀自信的人！

谁会想到比太阳亮得多的两道美丽的光芒，

结果变为黑黑的一堆泥尘？

现在我知道，我可怕的命运

就是活着含泪去领会这一真情：

尘世既没有欢乐，也没有永恒。

[题解]

弗朗切斯科 ·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诗人，与但丁、薄伽丘并称为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三杰。曾经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旅居多年，后来学习法律，做过神甫，反对暴政，支持革新。代表作《歌集》收入了四十年间以意大利语写成的抒情诗三百余首，既有爱国诗篇和政治讽刺诗，更为脍炙人口的则是献给理想的恋人劳拉的十四行诗，以炽热的情感大胆突破了中世纪禁欲思想的樊篱，对于欧洲抒情诗歌的发展以及十四行诗体的成熟贡献颇多。

这里所选的两首爱情题材的十四行诗借景抒情，恳切哀婉，讲求韵律形式，近乎完美。或倾诉相思之苦以及对于幸福的憧憬，或感叹死亡的迅疾和命运的沉沦。彼特拉克初识劳拉时，对方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少女，后来嫁给一位骑士，被一场四处蔓延的黑死病夺走了如花的青春。

贡戈拉

(1561—1627)

[推荐阅读]

《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赵振江译，重庆出版社

十四行诗（选二首）

赵振江 译

其一

啊，流体元素清澈的荣誉，

银色波动的甜蜜的小溪，

她的水在草丛中蔓延

带着潺潺的声音，迈着缓缓的步履。

我感到自己在冻结并燃烧，

当爱神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

并将她雪白和鲜红的脸庞

描绘在你温柔宁静的动作上。

去吧，像往常一样，

不要将波浪似的銮辔放松，

用它驾驭清澈溪水湍急的流动，

因为手持三叉戟的伟大的水神

不该糊里糊涂地将这样的美貌

藏在深深的怀抱。

其二

为了和你的秀发媲美

黄金徒劳地在太阳下闪光；

你洁白的前额用藐视的神态

将平原上美丽的百合观望；

你的樱唇惹人注目

胜过初绽的麝香石竹；

你潇洒高傲的脖颈

胜过光彩夺目的水晶；

请享受这秀发、樱唇、前额、脖颈，

莫辜负你金色的年华

那黄金、百合、麝香石竹、耀眼的水晶；

不仅它们会变成灰白或枯萎的香蕉

你也会和它们一起变成

黄土、烟云、尘埃、虚无、阴影。

[题解]

路易斯·德·贡戈拉（Luis de Gongora，1561—1627），西班牙黄金世纪最负盛名的诗人，生于贵族家庭，后来成为神职人员，晚年退隐故乡科尔多瓦。其诗歌创作分为两类：一是以歌谣和十四行诗为主的抒情短诗，活泼轻快；还有未完成的长诗《孤独》和取材于奥维德《变形记》的《波吕斐摩斯和加拉特亚的寓言》，这些叙事长诗和寓言诗形成了“夸饰主义”的风格，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这里所选的两首十四行诗，前者以清澈的溪水来映衬爱人的美丽，后者则以更繁复的比喻来竭力夸饰女性之美，只是为了劝诫情人趁着容颜未老韶华犹在而及时行乐，因为总有一天，满肩飘洒的金发渐渐灰白，水晶般光彩夺目的脖颈竟弯曲成了“枯萎的香蕉”，你也终将会化为“黄土、烟云、尘埃、虚无、阴影”。

多恩

(1572—1631)

[推荐阅读]

《神学诗与艳情诗》，约翰·多恩著，傅浩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生命的礼赞：多恩“灵魂三部曲”研究》，晏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计 算

傅浩 译

最初的二十年里，从昨日算起，

　我都难以相信，你竟然会离去，

以后四十年，我靠往昔的恩爱度日，

　又四十年靠希望，只要你愿意，希望还会延续。

泪水淹没了一百年，叹息吹逝了二百岁，

　一千年之久，我既不思想，也无作为，

　意无旁骛，全部身心都只念着一个你；

　或者再过一千年，连这念头也忘记。

可是，不要把这叫做长生；而应该将我——

由于已死——视为不朽；鬼魂还会死么？

影子的一课

飞白 译

请站一下，听我给你讲一课，
亲爱的，讲讲爱的哲学。
我们在此散步已经三个小时，
陪伴我们的是两个影子，
这影子本产自我们自己；
而现在太阳已恰好照着头顶，
我们踩着自己的影，
一切东西都显得美丽、清晰。
我们的爱苗也这样成长，
我们的遮盖掩饰也这样
渐渐消逝。但如今不再这样。

那种爱情还未升上最高点，
当它还在竭力躲避旁人的眼。

除非我们的爱停在午时，
我们会在另一面造出新的影子。
起初的影子用来骗旁人，
后来的影子用来骗我们——
对付自己，蒙骗自己的双眼。
假如我们的爱情渐渐削弱，
就会我对你、你对我

把各自的行为遮遮掩掩。

上午的影子渐渐耗完，

下午的影子却不断发展，

一旦爱情衰退，它的来日苦短！

爱以饱满不移的光照临世界，

但它正午若过，下一分钟就是夜。

[**题解**]

约翰·多恩（John Dohne，1572—1631），另译但恩、堂恩或邓恩，英国玄学派诗人，曾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读书，参加过海战，游历过各国，承受眼疾和儿女相继夭折的痛苦，晚年担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其作品既有擅长使用宗教典故的神学诗与充满奇想怪喻的艳情诗，例如别出心裁地以跳蚤和圆规来写恋爱；也包括散文书简和布道辞，例如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就借用后者命名。直到近两个世纪，因为柯尔律治、艾略特等诗人的推许，多恩才得以名垂诗史。

《计算》以时间的无限延伸来咏叹爱情的坚贞不朽，《影子的一课》借影子的遮掩转移来呈现爱的哲学。前者直露，后者精微，却具有同样的艺术感染力。

歌 德

(1749—1832)

[推荐阅读]

《歌德抒情诗选》，歌德著，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歌德叙事诗集》，歌德著，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野蔷薇

钱春绮 译

少年看到一朵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那样的娇嫩而鲜艳，
急急忙忙走向前，
看得非常欣喜。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少年说："我要采你，
荒野的小蔷薇！"
蔷薇说："我要刺你，
让你永不会忘记，
我不愿被你采折。"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野蛮少年去采她，
荒野的小蔷薇；
蔷薇自卫去刺他，
她徒然含悲忍泪，
还是遭到采折。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魔　王

钱春绮 译

这样迟谁在黑夜和风中奔驰?
是那位父亲带着他的孩子;
他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
他把他搂紧，给他保持暖气。

我儿，为何藏起你的脸?这样惊慌——
爸爸，你，没瞧见那个魔王?
那魔王戴着冠冕，拖着长裙。——
我儿，那是一团烟雾。

“来，跟我去，可爱的孩子!
我要和你一同做有趣的游戏;
海边有许多五色的花儿开放。
我妈有许多金线的衣裳。”

爸爸，爸爸，你没有听见,
魔王轻声地对我许下诺言?——
不要响，孩子，你要安静;
那是风吹枯叶的声音。——

“伶俐的孩子，你可想跟我同行?
我的女儿们会伺候你十分殷勤;
我的女儿们夜夜跳着圆舞,

跳着、唱着、摇着你使你睡熟。”

爸爸，爸爸，你没瞧见那厢
魔王的女儿们站在阴暗的地方？——
我儿，我儿，我看得清楚；
那是几棵灰色的老杨树。

“我爱你，你的美貌使我喜欢。
你要是不肯，我就要动用武力。”
爸爸，爸爸，他现在抓我来了！
魔王抓得我疼痛难熬！——

父亲心惊胆战，迅速策马奔驰，
他把呻吟的孩子紧抱在怀里，
好容易赶到了他家里，
他怀里的孩子已经断气。

迷娘歌

梁宗岱 译

你可知道那柠檬花开的地方？
黯绿的密叶中映着橘橙金黄，
怡荡的和风起自蔚蓝的天上，
还有那长春幽静和月柱轩昂——
你可知道吗？
那方啊！就是那方，
我心爱的人儿，我要与你同往！

你可知道：那圆柱高耸的大厦，
那殿宇的辉煌，和房栊的光华，
还有伫立的白石像凝望着我：
“可怜的人儿，你受了多少折磨？”
你可知道吗？
那方啊！就是那方，
庇护我的恩人，我要与你同往！

你可知道那高山和它的云径？
骡儿在浓雾里摸索它的路程，
黝古的蛟龙在幽壑深处隐潜，
崖冰石转，瀑流在那上面飞湍——
你可知道么？
那方啊！就是那方，
我们趱程罢，父亲，让我们同往！

浪游者之夜歌

梁宗岱 译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罢：俄顷
你也要安静。

[题解]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狂飙突进运动和古典主义文学代表，著有诗体悲剧《浮士德》，自传《诗与真》，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亲和力》等。

抒情诗《野蔷薇》里的少年心声和叙事诗《魔王》中的父子对话，令人如临其境，前者流露出爱人的忧伤情绪，后者渲染了死亡的阴霾氛围。《迷娘歌》作为长篇小说里脍炙人口的插曲，形式工整，层层推进，以爱人、恩人和父亲的三重称呼来表达身世不幸的少女对于威廉·迈斯特的依恋和感恩之情。哲理诗《浪游者之夜歌》则是诗人游览耶拿附近的一座山间别墅时的题壁之作，此后旧地重游，对于包容万物的自然、流逝的光阴以及生命的意义等重大命题更加深了思考。

荷尔德林

(1770—1843)

[推荐阅读]

《荷尔德林诗选》，荷尔德林著，顾正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献给命运女神们

钱春绮 译

万能的女神们！请假我一个夏季，
一个秋季，让我的诗歌成熟，
那么，我的心儿，满足于
这甘美的游戏，就乐愿死去。

这颗心灵，在生时不能获得它那
高贵的权利，死后也不会安宁；
可是，有一天，这神圣的事业，
深藏在我心中的诗歌获得完成，

那么，冥府的沉寂，欢迎你来吧！
我将会满足，即使我的乐器
没有伴我同往；我只要有一天
过着神的生活，我就更无他求。

无　题

钱春绮 译

我每天走着不同的道路，时而
走向林中的草地，时而到泉边
时而到蔷薇盛开的山岩上，
从山上眺望原野；可是，

丽人啊，日光下到处看不到你，
微风中消失了那些语言，
温柔的语言，从前我在你身旁
……

是！你已远去了，幸福的面庞！
你的生命的妙音绝响了，我再也
听不到了，唉！你们而今安在，
迷人的歌唱，从前曾经用

天神的宁静安慰我心灵的歌唱？
多么久远！哦，多么久远！青春
衰老了，甚至在当时对我
微笑过的大地也面目全非了。

哦，别了！我的灵魂每天离开你，
又回到你身边，我的眼睛为你
流泪，它又炯炯地向着
你所停留的那边眺望。

浮生的一半

钱春绮 译

悬挂着黄梨
长满野蔷薇的
湖岸映在湖里
可爱的天鹅
你们吻醉了
把头浸入
神圣冷静的水里

可悲啊，冬天到来
我到哪里去采花
哪里去寻日光
和地上的荫处？
四壁围墙
冷酷而无言，风信旗
在风中瑟瑟作响。

[**题解**]

弗利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生于内卡河畔，在图宾根神学院读书期间与黑格尔、谢林结交，作为家庭教师爱上了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夫人苏赛特，并以其为原型创作了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随之开始了吟游生活，还出任过图书馆职员，完成了多首古典颂歌体诗、挽歌体诗和自由节奏诗。1802年以后逐渐精神失常，被人收养，在一座塔楼上度过漫长的余生。

无论是充满神性的《献给命运女神们》，还是描摹风景的《无题》和《浮生的一半》，都不难从中读出荷尔德林对于诗意地栖居的向往，然而，迎接诗人的却是“冷酷而无言”的命运，就连“微笑过的大地也面目全非了”，万能的女神似乎并未听到这颗纯洁的心灵的歌唱。

华兹华斯

(1770—1850)

[推荐阅读]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著，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华兹华斯著，丁宏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无　题

杨德豫 译

我曾在陌生人中间作客，
在那遥远的海外；
英格兰！那时，我才懂得
我对你多么挚爱。

终于过去了，那忧伤的梦境！
我再不离开你远游；
我心中对你的一片真情
时间愈久愈深厚。

在你的山岳中，我终于获得
向往已久的安恬；
我心爱的人儿摇着纺车，
坐在英国的炉边。

你晨光展现的，你夜幕遮掩的
是露西游憩的林园；
露西，她最后一眼望见的
是你那青碧的草原。

苏珊的冥想

卞之琳 译

树林街拐角上挂一只画眉，天一亮，
就放声高唱，唱过了三年的时光：
可怜的苏珊经过这一个地点，
早晨的静悄里听见了那只鸟啼啭。

这是个迷人的曲调，她为何痛苦？
她看见一座山高耸，隐现着许多树，
洛斯布林有团团白云雾从中间飘过，
契普赛德幽谷里流过一长条小河。

她看见谷地中央有青青的牧场，
她常常提桶下坡去，一边跑一边晃，
一座单独的小房子，像一个鸽子窝，
她在世界上唯一心爱的住屋。

她看得心欢，可是全不见了踪影——
云雾、小河、漫山覆盖的树荫，
小溪不肯流，高山也不肯耸立，
什么色彩都从她眼睛里消失。

[题解]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旧译渥兹渥斯，英国桂冠诗人，与柯尔律治、骚塞并称为湖畔派三诗人，少年时丧父，与终身未嫁的妹妹多萝西相亲相伴，对于徒步旅行和法国大革命充满热情。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与柯尔律治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另著有长诗《序曲》、《漫游》等。

《无题》抒发了诗人对于魂萦梦牵的故土的挚爱和恬静的田园生活的憧憬。《苏珊的冥想》里的树林街、洛斯布林和契普赛德皆是伦敦的地名，可怜的苏珊却如同一个自然的精灵，让人们不禁想起长眠地下的露西、孤独的收割女等华兹华斯式的凄美形象。

拉马丁

(1790—1869)

[推荐阅读]

《拉马丁诗选》，拉马丁著，张秋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格拉齐耶拉》，拉马丁著，郑鹿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

范希衡 译

难道就这样永远被催向新的边岸，
在这永恒之夜里漂逝着永不回头？
难道我们永远在光阴之海里行船，
　　就不能有一日抛锚暂驻？

湖呵！一年还没有完成四时的运转，
她原该同来探望这片亲切的湖波，
看呵！只有我一人来坐在石上、波前，
　　这石呵，你也曾见她坐过。

那时你也就这样鸣吼在深岩之下，
也就这样冲击着它那皱裂的胸腰，
也就这样被风儿吹起你波浪之花，
　　直溅上她那可爱的双脚。
有一夜，还记得吗？我俩悄悄地荡桨，
波之上，晴空之下，听不到别的声音，
只远远地能听到荡舟人举棹悠扬，
　　拍着你的微波，和谐相应。

忽然有一种妙音，人间世从未曾有，
引起了回声反射，惊破湖岸的沉酣；
湖水凝神静听着，我那心爱的歌喉
　　迸发出这样的一番咏叹：

“光阴呵，停止飞行！你呵，作美的良宵，
　　也停住，莫像水一般直淌！
这瞬息的妙味呵，让我们仔细领略，
　　领略这一生最好的时光！

“世间尽有不幸者，他们在向你呼求，
　　你流罢，请专为他们流逝；
招他们刻骨愁思连生命一齐带走；
　　至于幸福者，请度外置之。

“然而我徒然祈请也难延片刻时间，
　　光阴正在背着我而逃跑；
我对这夜说：‘慢点！’而那晨曦的光线
　　眼见着就要驱散这良宵。

“因此，爱呵，快爱呵：这点易逝的韶光，
　　我们要赶快地尽情享受！
光阴既浑无际涯，人也无停泊之港，
　　它长逝，我们也过而不留。”

你，妒人的光阴呵！这样酣醉的时刻，
爱情为我们斟着满杯幸福的琼浆，
怎么能离远我们飞去了，无可奈何，
　　速度和苦难的日子一样？

怎么！就不能至少留下它一点痕迹？
怎么！永远消逝了？怎么！消逝得净光？

是那光阴给予的，现在又被它收回，

再没有还给我们的希望？

永恒呵！空虚！过去！——无底的幽深黑暗

你们把这些时日吞噬去有何用途？

说呀：你们夺去的那种无上的沉酣

可有再还给我们的时候？

湖呵！阴暗的森林！洞呵！无言的岩石！

你们受光阴矜惜，或者能恢复春期，

美丽的大自然呵，那一宵燕婉良时，

你至少要留下它的回忆！

愿这回忆留在你风雨或晴明时候，

留在你波浪上的那许多荒僻悬崖，

愿这些苍松翠柏、笑容可掬的山丘

都有那良宵的回忆存在！

愿这回忆也随着春风而往来荡漾，

也随着湖边清籁岸与岸相和而鸣，

也随着银额之星用它那柔软微光

把湖面晃耀成琉璃万顷！

愿这叹息的风声，愿这呻吟的芦苇，

愿你这芬芳空气发出的香味清和，

愿一切听到、看到或呼吸到的东西

都说道："他们俩曾经爱过！"

蝴　蝶

思宁 译

与春同生，与玫瑰同亡；
架着绢的翅膀在晴空翱翔；
在初放的花朵中踌躇，
陶醉于花香、碧空与阳光；
奋力抖落了，翅膀上的花粉，
像一丝轻风飞向无尽的穹苍，
这便是蝴蝶幸运的一生。
它像是一种从未实现的愿望，
不满足地掠过每件事物，
最终为寻找乐土又返回天堂。

致书页中一朵枯萎的花

思宁 译

我想起了，那是在海滨
那里，南方的天空把我吸引，
它没有风暴也没有乌云，
我在树荫下
呼吸着暖风的香馨。
大海无际无边
直到地平线一片碧蓝；
柑橘树，这喜庆之树，
不时地在我头上撒落它的花瓣；
草地上升腾起清香阵阵。

你生长在一根圆柱旁边，
那寺庙因年久而塌坍；
你给圆柱做花冠，
用你那摇曳的花朵
还将它那单调的柱身打扮；

装点废墟的花，
没人看上一眼表示赞叹，
我摘下你那白色的花朵，
举到我的胸前
为闻闻你的芳馨。

今天，碧空，庙宇，海滩，

都已逝去不再复返；

你的芳馨也已经消失，

而我在翻动书页时，发现了，

一个美好日子的遗痕。

［题解］

阿尔丰斯·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诗人，在宁静的乡村别墅和充满温情的贵族家庭度过童年，青年时代在温泉疗养期间结识了查理夫人，与之相恋。1820年出版的诗集《沉思集》就是对这位因肺结核病逝的情人的追念，广泛涉及了爱情、死亡、自然、灵感、上帝、永恒等浪漫主义诗歌的核心主题。作家布尔热甚至评价说："雨果诗中有画家，缪塞诗中有演说家，维尼诗中有哲学家。拉马丁才是纯粹的诗人。"

《湖》作为拉马丁的代表作，以法国萨伏省的布尔热湖为背景，回忆往昔与查理夫人湖上泛舟的情景，悲叹光阴易逝红颜薄命，音乐家尼代尔迈耶曾为之谱曲。《蝴蝶》和《致书页中一朵枯萎的花》同样咏物抒怀，感伤生命的脆弱，痛惜美好时光的流逝，读罢令人欷歔不已。

莱奥帕尔迪

(1798—1837)

[推荐阅读]

《无限——莱奥帕尔迪抒情诗选》，莱奥帕尔迪著，吕同六选编，西安出版社

《道德小品》，莱奥帕尔迪著，祝本雄等译，西安出版社

无 限

钱鸿嘉 译

这孤独的小山啊，

对我老是那么亲切，

而篱笆挡住我的视野，

使我不能望到最远的地平线。

我静坐眺望，彷佛置身无限的空间，

周围是一片超乎尘世的岑寂，

以及无比深幽的安谧。

在我静坐的片刻，

我无所惊惧，心如死水，

当我听到树木间风声飒飒，

我就拿这声音和无限的寂静相比，

那时我记得永恒和死去的季节，

还有眼前活生生的时令，

以及它的生息。

就这样，我的思想

沉浸在无限的空间里，

在这个大海中遭灭顶之灾，

我也感到十分甜蜜。

致月亮

钱鸿嘉 译

哦，姣好的月亮！记得一年前

我来到这座山冈，满怀忧伤，

又一次仰望你，当时你像现在一样，

高悬在那边树上，把一切照亮。

可是我当时热泪盈眶，

你的影儿就显得朦朦胧胧，

因为我过去的生活既受尽折磨，

现在也并没有变样。

哦，我可爱的月亮，

不过对痛苦的往事，

一一追忆，细细思量，

对我也能帮不少忙。

唉，青年时代该多么欢畅，

那时我充满憧憬和希望，

而回忆的历程却不长。

往事的回忆固然令人悲伤，

而痛苦却天久地长！

［题解］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精通希腊、希伯来、拉丁文等多种语言，翻译过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这位长期失眠的眼疾患者写下了《无限》、《致月亮》、《致意大利》、《致席尔维娅》等不朽诗篇，或充满哲理，或饱含深情，抒发爱国情怀，悼念死去的恋人。

《无限》以凝练的笔墨，探索了宇宙的永恒性，描绘出一派诗人与自然冥合的超然意境。《致月亮》忧世伤身，语言清丽，凄婉动人。

爱伦·坡

(1809—1849)

[推荐阅读]

《爱伦 · 坡集》，爱伦 · 坡著，曹明伦译，三联书店

湖——致——

曹明伦 译

我命中注定在年少之时
常去这荒芜世界的一隅，
现在我依然爱那个地方——
如此可爱是那湖的凄凉，
凄凉的湖，湖畔黑岩嶙峋，
湖边还有苍松高耸入云。

可是当黑暗撒开夜幕
将那湖与世界一同罩住，
当神秘的风在我耳边
悄声诉说着蜜语甜言——
这时——哦这时我会醒悟，
会意识到那孤湖的恐怖。

可那种恐怖并不吓人，
不过是一阵发抖的高兴——
一种感情，即便用满山宝石
也不能诱惑我下出定义——
爱也不能——纵然那爱是你的。

死亡就在那有毒的涟漪里，
在它的深渊，有一块坟地
适合于他，他能从那墓堆

为他孤独的想象带来安慰——
他寂寞的灵魂能够去改变。
把凄凉的湖变成伊甸乐园。

安娜贝尔丽

余光中 译

那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
　在海滨的一个王国里，
有一个女孩，你也许会知道
　她的名字叫安娜贝尔丽；
这女孩她生前没有别的心事，
　除了爱我，也接受我的爱意。

那时我是个孩子，她也是个孩子，
　在这海滨的王国里；
但我们相爱，以深于爱情的爱情
　我，和我的安娜贝尔丽——
以如此的爱情，是双翼的天使
　对我们都感到妒忌。

就是因为如此，在很久以前，
　在这海滨的王国里，
一阵狂飙起自云间，吹冻了
　我美丽的安娜贝尔丽；
于是她家里的贵族们前来，
　自我的身边将她领去，
且将她幽禁于一个荒丘，
　在这海滨的王国里。

天使们也没有我们一半的快乐，

　对我们竟感到妒忌。

是的！就是因此（谁都知道），

　在这海滨的王国里，

一阵狂飙起自云间，在黑夜，

　冻毙了我的安娜贝尔丽。

可是我们的爱情原胜于那些爱情，

　那属于年长于我们的人的，

　那属于聪明于我们的人的；

无论是天使们飞翔于天顶，

　或是魔鬼们潜游于海底，

都不能分割我的灵魂自她的灵魂，

　自美丽的安娜贝尔丽。

因为每夜月亮的光辉都为我带来了梦寐，

　梦见美丽的安娜贝尔丽；

而每夜星星的上升都使我感到那眼神，

　来自美丽的安娜贝尔丽。

于是，在整个夜间，我都躺下，在她的身边，

在我的小情人，小情人，我生命，我新娘的身边，

在临海的她的孤坟里，

在骚响的海畔的小墓里。

[**题解**]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西方现代派文学和侦探惊险小说的先驱。拥有爱尔兰血统，自幼被人领养，上过西点军校，做过杂志编辑，年轻妻子的病故使其深受刺激，晚景落魄，孤独死去。充满阴郁的象征色彩的诗歌《乌鸦》和收入多篇哥特式小说的《述异集》为其赢得了声誉。

《湖——致——》写于1827年，是诗人游览德拉蒙德湖之后幻想的产物，意境幽冷。《安娜贝尔丽》具有童话般的梦幻开篇，缥缈的海滨王国，嫉妒的天使，早夭的恋人，这些都令人过目难忘。爱伦·坡与表妹弗吉尼娅的悲剧爱情，就像但丁与贝亚特丽采、彼特拉克与劳拉、诺瓦利斯与索菲的恋情一样散发着虚幻永恒的光芒，也最终成就了纳博科夫那部充满影射和戏仿的长篇小说《洛丽塔》。

哈 代

(1840—1928)

[推荐阅读]

《托马斯·哈代诗选》，哈代著，蓝仁哲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现代英美诗一百首》(英汉对照)，张曼仪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她的名字

徐志摩 译

在一本诗人的书叶上
我画着她芳名的字形；
她像是光艳的思想的部分，
曾经灵感那歌吟者的欢欣。

如今我又翻着那张书叶，
诗歌里依旧闪耀着光彩，
但她的名字的鲜艳，
却已随着过去的时光消淡。

窥 镜

徐志摩 译

我向着镜里端详，思忖，
镜里反映出我消瘦的身影，
我说："但愿仰上帝的慈恩，
使我的心，变成一般的瘦损！"

因为枯萎了的心，不再感受
人们渐次疏淡我的寒冰，
我自此可以化石似的镇定，
孤独地，静待最后的安宁。

但只不仁善的，磨难我的光阴，
消耗了我的身，却留着我的心；
鼓动着午潮般的脉搏与血运，
在昏夜里狂撼我消瘦了的身形。

呼　唤

陈敬容 译

日夜思念的女人，你这般将我呼唤
将我呼唤，说如今再不像从前，
你再不是我的至宝，你已经改变，
但也还像当初我俩生活得美满温甜。

果真是你的声音么？让我看看你
站在那边，一如当初我走向城关
去到你等我的地方，是啊，正如我熟悉的你，
穿着初次见面那一身天蓝色衣衫。

或者不过是一片清风
吹过湿草地吹到我身边，
或许你变成了幽暗阴影，
无论远近，再不能听见。

　　我独自蹒跚前行，
　　四下里落叶纷纷，
风自北方穿过疏疏灌木林，
　　女人依旧在呼唤声声。

[题解]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诗人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晚年专攻诗歌，主要诗集有《威塞克斯诗集》、《今昔诗集》等，另有大型史诗剧《列王》和亚瑟王传奇剧《康沃尔皇后的悲剧》传世。

《她的名字》和《窥镜》出自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译笔，讲求辞藻，或睹物思人，或顾镜自怜。《呼唤》则是九叶诗人之一的陈敬容的遗译，也是哈代献给娇妻艾玛的悼亡杰作，诗中那位“日夜思念的女人”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发出声声呼唤，使得诗人不禁回想起他们初逢的情景，不敢信以为真，只当做清风吹过湿草地或北风穿越灌木林，独自徘徊于落叶纷披的小径，“或许你变成了幽暗阴影，无论远近，再不能听见。”往事虽历历在目，爱人却杳不可寻，直教人追忆苏东坡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里的“小轩窗，正梳妆”的美丽与“明月夜，短松冈”的凄凉。

兰 波

(1854—1891)

[推荐阅读]

《兰波作品全集》，兰波著，王以培译，东方出版社

《彩画集》，兰波著，王道乾译，上海文化出版社

黄　昏

程抱一 译

夏日蓝色的黄昏里，我将走上幽径，
不顾麦茎刺肤，漫步地踏青；
感受那沁凉渗入脚心，我梦幻……
长风啊，轻拂我的头顶。

我将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动；
无边的爱却自灵魂深处泛滥。
好像波西米亚人，我将走向大自然，
欢愉啊，恰似跟女人同在一般。

奥菲丽娅

胡小跃 译

一

宁静漆黑的水面上沉睡着星星，
奥菲丽娅像朵巨大的百合，一身洁白，
她枕着长巾，在水中慢慢地漂行，
——远处的竹林已有围猎的号声传来。

一千多年了，如同白色的幽灵，
凄惨的奥菲丽娅在这黑色的长河中流逝；
一千多年了，她那甜蜜狂热的爱情
在晚风中低诉着她的浪漫史。

风吻着她的双乳，吹开了她的纱巾，
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在水中轻摇；
柳丝在她肩上哭泣，颤抖不停，
芦苇对着她沉思的巨额弯下了腰。

被碰伤的睡莲在她周围哀叹；
有时，她惊醒在桤树上沉睡的鸟窝，
只听翅膀轻拍，鸟儿飞远；
——一首神秘的歌从金色的星辰上飘落。

二

啊，苍白的奥菲丽娅，你美如白雪！

是的，你死了，孩子，已被河水带走！

——因为从挪威高山上吹下来的风

曾跟你低语过辛酸的自由；

因为吹卷你长发的微风

把奇特的声音送进你的梦魂；

因为在树的哀怨和夜的叹息中

你的心听到了大自然的歌声；

因为怒海的涛声，像嘶哑的喘息，

击碎了你太多情太温柔孩子般的胸膛，

因为四月的一个早晨，苍白英俊的骑士，

一个可怜的疯子，默默地坐在你的膝上。

可怜的疯女啊，多美的梦！天堂，自由，爱情！

你融于梦，就像雪融化在火中：

你巨大的幻觉窒息了你的声音

——可怕的无限使你的蓝眼又惊又恐！

三

——诗人说，夜晚，你常来找寻，

顶着满天星光，你常来找寻你采摘的花儿，

还说，看见洁白的奥菲丽娅，枕着纱裙，

像朵巨大的百合，在水面上漂浮。

出　发

王以培 译

看透了。形形色色的嘴脸一览无余。

受够了。城市的喧嚣，黄昏与白昼，日复一日。

见多了。人生的驿站。——噢，喧嚣与幻象！

出发，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

［题解］

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天才早慧，少年时期多次离家出走，与诗人魏尔伦一起流浪异国，后半生更是行踪飘忽，遍及欧洲各国、西亚和北非，从事过采矿监工、贩卖象牙和走私军火等多种冒险活动。整个诗歌创作只有五年左右的光景，十六岁时就写下了成名作《醉舟》和象征主义名篇《元音》，散文诗集《地狱一季》和《彩画集》写成时诗人也不过才二十岁，从此却告别诗坛，浪迹天涯。

《黄昏》的洒脱不羁与《奥菲丽娅》的如梦似幻竟然同时出自一位叛逆少年之手，简直就是诗歌史上的一大奇迹。选自《彩画集》中的短诗《出发》更有一种洞察一切的力量，兰波总是能够打通各种视听感官，渴望流浪冒险，甚至想要逃出整个喧嚣的尘世，这位“生活在别处”的诗人自称被彩虹罚下了地狱。

古尔蒙

(1858—1915)

[推荐阅读]

《戴望舒诗全编·西茉纳集》，古尔蒙著，戴望舒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发

戴望舒 译

西茉纳，有个大神秘
在你头发的林里。

你吐着干蕊的香味，你吐着野兽
睡过的石头的香味；
你吐着熟皮的香味，你吐着刚簸过的
小麦的香味；
你吐着木材的香味，你吐着早晨送来的
面包的香味；
你吐着沿荒垣
开着的花的香味；
你吐着黑莓的香味，你吐着被雨洗过的
长春藤的香味；
你吐着黄昏间割下的
灯心草和薇蕨的香味；
你吐着冬青的香味，你吐着藓苔的香味，
你吐着在篱阴中结了种子的
衰黄的野草的香味；
你吐着荨麻和金雀花的香味，
你吐着苜蓿的香味，你吐着牛乳的香味；
你吐着茴香的香味；
你吐着胡桃的香味，你吐着熟透而采下的
果子的香味；

你吐着花繁叶满时的
柳树和菩提树的香味；
你吐着蜜的香味，你吐着徘徊在牧场中的
生命的香味；
你吐着泥土和河的香味；
你吐着爱的香味，你吐着火的香味。

西茉纳，有个大神秘
在你头发的林里。

雪

戴望舒 译

西茉纳，雪和你的颈一样白，
西茉纳，雪和你的膝一样白。

西茉纳，你的手和雪一样冷，
西茉纳，你的心和雪一样冷。

雪只受火的一吻而消溶，
你的心只受永别的一吻而消溶。

雪含愁在松树的枝上，
你的前额含愁在你栗色的发下。

西茉纳，你的妹妹雪睡在庭中。
西茉纳，你是我的雪和我的爱。

死　叶

戴望舒 译

西茉纳，到林中去吧：树叶已飘落了；
它们铺着苍苔、石头和小径。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它们有如此柔美的颜色，如此沉着的调子，
它们在地上是如此脆弱的残片！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它们在黄昏时有如此哀伤的神色；
当风来飘转它们时，它们如此婉转地哀鸣！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当脚步蹂躏着它们时，它们像灵魂一样地啼哭，
它们做出振翼声和妇人衣裳的綷縩声。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来啊：我们一朝将成为可怜的死叶，
来啊：夜已降临，而风已将我们带去了。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题解]

雷米·德·古尔蒙（Ré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坛的领袖，生于诺曼底贵族家庭，曾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任职，参与创办了《法兰西信使》杂志。著述颇丰，包括多部小说、哲理剧、诗集和论著，其诗风清新微妙，语言优雅，对于庞德、艾略特等英美诗人皆有影响。

《发》、《雪》和《死叶》都选自古尔蒙的诗集《西茉纳集》。我曾经将古尔蒙与另一位做过图书馆职员的作家普鲁斯特并称为法国现代文坛最芳香娇妍的两座花园，或许是因为后者详尽描述了斯万先生的花园，而古尔蒙的情诗里也栽满了山楂、松柏和冬青，各种果树和花卉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花园的女主人就是古尔蒙深爱的少女西茉纳，河流、蜂群、迷雾和白雪都只能作为她陪衬的背景。我尤其喜欢《雪》的结尾，如此纯洁、温暖和宁静。

叶 芝

(1865—1939)

[推荐阅读]

《叶芝诗集》，叶芝著，傅浩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叶芝文集》，叶芝著，王家新编选，东方出版社

当你老了

袁可嘉 译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白　鸟

傅浩 译

亲爱的，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
流星尚未陨逝，我们已厌倦了它的闪耀；
天边低悬，晨光里那颗蓝星的幽光
唤醒了你我心中，一缕不死的忧伤。

露湿的百合、玫瑰梦里逸出一丝困倦；
呵，亲爱的，可别梦那流星的闪耀，
也别梦那蓝星的幽光在滴露中低徊：
但愿我们化作浪尖上的白鸟：我和你！

我心头萦绕着无数岛屿和丹南湖滨，
在那里岁月会遗忘我们，悲哀不再来临；
转瞬就会远离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蚀，
只要我们是双白鸟，亲爱的，出没在浪花里！

箭

裘小龙 译

我想着你的美——这一支箭

射入我的骨中，一种狂野的思想做成的箭。

没有人能这样仰视她，没有一个人；

当豆蔻梢头刚刚绽开，一个女人，

修长雍容，还有胸脯与脸蛋，

肤色美艳，就像苹果花瓣。

这种美愈加亲切了，但因为

一个理由，我想哭那已过了季节的旧时的美。

[题解]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经追求女演员毛德·岗,参与过民族自治运动,深受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诗风具有神秘主义倾向。代表作有诗集《玫瑰》、《苇间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塔楼》以及研究著述《幻象》等。

《当你老了》是献给诗人热烈追求的毛德·岗的一首情诗,从法国贵族诗人龙沙的作品中汲取了灵感,虽然结尾的语调显得低沉,但是对于"朝圣者的灵魂"的大加赞颂和"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般痴心的倾诉还是令人为之震颤。相形之下,《白鸟》和《箭》尽管意象精美,感情的力度却有所减弱。

道 生

(1867—1900)

[推荐阅读]

《戴望舒诗全编·道生诗集》，道生著，戴望舒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些都不会长久

黄杲炘 译

这些都不会长久，哭泣和笑靥，

爱恋、欲望和怨恨：

依我想，这些都将同我们无缘——

当我们走过了那门。

充满酒和玫瑰的日子不会长久；

从一个朦胧的梦中

我们的路浮现了片刻，然后又

在梦中失去了影踪。

幽暗之花园

戴望舒 杜衡 合译

爱情再不管那风啸好花间，

你花园终已成荒：

没个人儿能寻一瓣

去年玫瑰的褪色残香。

光泽的发丝啊，熟果似的口儿！

灾难怎能收获得这般迅捷？

音乐似的爱情将一枝断笛呜呜，

在墓头深草丛怨咽。

一任那风啸好花间

一任你花园与春色同更，

爱情是盲目又不计时光，

也不须下种，不收成。

[**题解**]

欧内斯特 · 道生（Ernest Dowson，1867—1900），又译道森，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天才早逝。因为家道中落，从牛津大学辍学，后来与王尔德、比亚兹莱、乔治 · 吉辛等一起为当时伦敦开办的文艺刊物《黄面志》撰稿作画，1891 年发表名诗《西纳拉，我以自己的方式忠于你》。他的抒情诗深受爱伦 · 坡和魏尔伦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讲究音乐性，用词精美，语调感伤，具有装饰效果。作家郁达夫较早地把道生的作品译介到了国内。

《这些都不会长久》作为自题卷首的诗歌，开篇就援引了拉丁诗人贺拉斯的名句：生命的短促阻止我们悠长的希望。我们采用的译诗却将其省略掉了。道生的整个青春都充满了酒和玫瑰，梦醒时却发现无路可走。《幽暗之花园》读来更为悲凄颓丧，不幸的命运和爱情一次次地捉弄了诗人，最终把他推入了酒精的幻觉当中。

里 尔 克

(1875—1926)

[推荐阅读]

《里尔克诗选》，里尔克著，臧棣编译，中国文学出版社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尔克著，冯至译，三联书店

沉重的时刻

冯至 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秋 日

冯至 译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预　感

陈敬容 译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回　忆

陈敬容 译

无限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命，
你等待又等待这独一无二的瞬间；
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
这些石头的觉醒。
从深渊向着你迫近。

金色棕色的书籍，在阴影中
一一从书架上隐去；
你想起那些游历过的地方，
想起那些景色、那些
妇女，和她们的衣裳。

忽然你省悟了：对，就是那边。
你挺身起立，在你面前
仿佛从往昔的某个远方
升起了忧虑、意象和祈祷。

[题解]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具有犹太血统，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童年时被父母作为女孩抚养。因为身体孱弱，军事学校将其开除。他曾经担任雕塑家罗丹的秘书，在情人莎乐美的陪伴下前往俄国拜访了老托尔斯泰，客居巴黎的生活使其创作了著名诗歌《秋日》和长篇小说《马尔特手记》。历时十年创作的十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组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被认为是现代派诗歌的顶峰之作。晚年开始翻译瓦雷里的诗篇，死于玫瑰花刺破手指导致的败血症感染。

《沉重的时刻》和《秋日》对于孤独无依的人生境遇的冷静自省，《预感》和《回忆》对于时代风暴的伟大洞见和个人命运的刹那觉醒，都直接触及了诗歌的核心。这就是茨维塔耶娃为什么赞誉里尔克是无可逾越的，因为他的存在意味着诗歌的本身。

阿波利奈尔

(1880—1918)

[推荐阅读]

《烧酒与爱情》，阿波利奈尔著，李玉民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蜜腊波桥

闻家驷 译

塞纳河在蜜腊波桥下扬波
　　我们的爱情
　应当追忆么
在痛苦的后面往往来了欢乐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脸对着脸
　　在我们胳膊的桥梁
　底下永恒的视线
追随着困倦的波澜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爱情消逝了像一江流逝的春水
　　爱情消逝了
　生命多么迂回
希望又是多么雄伟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周

不论是时间是爱情

过去了就不再回头

塞纳河在蜜腊波桥下奔流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美人鱼

徐知免 译

我怎么知道，美人鱼，你的苦恼从哪里来，

每当深夜，你哀声叹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样，海啊，充满了幽潜的声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叫做年代。

五　月

徐知免 译

五月明媚的五月泛舟在莱茵河上
靓女们在山峦高处眺望
人面多么佳丽无奈船已远航
船啊你让沿河两岸杨柳啜泣悲怆

然而繁闹的果园在后面呈现
五月的樱花落红一片
仿佛我心上人的纤指
凋零的花瓣宛如她的眼睑

河边大路上茨冈人缓缓走过
牵着一头熊一只猴一条狗
在莱茵河葡萄地里渐行渐远
跟在毛驴拖曳的大篷车后头

五月明媚的五月把葡萄
和蔷薇的柔蔓缀满废墟
岸边柳丝芦苇和葡萄的花枝
在莱茵河的微风中摇曳絮语

[题解]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先驱，意大利军官和波兰流亡女贵族的私生子。青年时代前往巴黎，与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和野兽派的文人画家过从甚密。1913年出版诗集《醇酒集》，收入代表作《蜜腊波桥》，取消标点符号，更为注重内在情感的起伏和音乐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头部负伤接受了穿颅手术，1917年创作了充满荒诞色彩的戏剧《蒂雷齐亚斯的乳房》，次年与棕发美人雅克琳结婚，却意外地死于流行性感冒。

《蜜腊波桥》将古典的形式与现代意识融为一体，诗行长短错落，叠句的运用尤为出色，通篇流动着水一样的忧愁，对于消逝的爱情和时光轮转的反复咏叹，执手相对眼波脉脉的动情画面都堪称经典。读者不妨从《美人鱼》和《五月》进一步领略阿波利奈尔诗歌的魅力。

梯斯黛尔

(1884—1933)

[推荐阅读]

《美国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忘掉它

余光中 译

忘掉它，像忘掉一朵花，
像忘掉炼过纯金的火焰，
忘掉它，永远，永远，时间是良友，
他会使我们变成老年。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已忘记，
在很久，很久的往昔，
像朵花，像把火，像只无声的脚印
在早被遗忘的雪里。

夜 歌

江枫 译

我问星光灿烂的苍天
我该给我的所爱什么——
苍天回答我以沉默，
以上苍的沉默。

我问阴暗深沉的大海，
打鱼人常在哪里出没——
大海回答我以沉默，
以下界的沉默。

哦，我可以给他哭，
我也可以给他歌——
可是我怎能一辈子
只给他沉默。

八月之夜

黄杲炘 译

在一个仲夏之夜，星星使那夜色显得古怪；
在一片深得叫孤星独斗照不透的树林里；
你领我走着黢黑的小路，熟悉地转弯抹角；
可我能辨出的唯有滴着露水的柏树香气。

我在夜色中吸饮着，吸饮的是蜜样的芬芳；
我为自己的生命感到喜悦，连呼吸也甘甜；
我听见你的声音说，“看哪，看下面那萤火虫！”
它就在我前面，这颗小白星就在我脚边。

我们看它亮起来，似乎气息扇得它在燃烧；
我们看这小小的生命在地面上移来移去；
你说，“是爱推动着太阳和其它星星运行。”
可就只说了这么一句。

[**题解**]

萨拉·梯斯黛尔（Sara Teasdale，1884—1933），美国女诗人，或译蒂斯代尔，曾经游历欧洲和中东。性格孤僻，年轻时与著名诗人林赛相爱，转而嫁给了一位商人，后来离异独居，生活凄凉，直至精神崩溃，服用过量安眠药死去。临终前还在撰写独身的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传记。1917 年，她的诗集《恋曲》获得了普利策特别奖。

《忘掉它》所使用的朴素隽永的比喻，《夜歌》所营造的自然清浅的意境，《八月之夜》所刻画的美好幽静的场景，梯斯黛尔的三首抒情短诗，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爱的忧伤和遗忘、歌哭和无言。

庞 德

(1885—1972)

[推荐阅读]

《美国现代六人选集》，申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比萨诗章》，庞德著，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

咏叹调

申奥 译

我的爱人是深深藏在

　　　　水底的火焰。

——我的爱人是欢乐的亲切的

我的爱人像水底的火焰

　　难寻踪影。

风的手指

　　　　给她带去

脆弱的

　　　快速的问候。

我的爱人是欢乐的

　　　　　亲切的

　　　　　　　难于

　　　　　　　　　相逢

像水底的火焰

　　　　　难于相逢。

小夜曲

申奥 译

我的爱情是清澈明净的
但被她头上的金线投上一层阴影，
呵，那些弯曲的叶鞘发现了多美的一片花瓣！

橄榄树把她遮掩得严严实实，
她穿着长袍
树叶和阴影把她藏匿得严严实实。

我的爱情是正直的
优美的思绪追随着
她的行止，她步履端庄。

舞　姿

——为《加利利的卡纳的婚礼》而作

申奥 译

呵，黑眼珠的

我梦想的妇人，

穿着象牙舞鞋

在那些舞蹈的人们中，

没有人像你舞步如飞。

我没有在帐篷中，

在破碎的黑暗中发现你。

我没有在井边，

在那些头顶水罐的妇女中发现你。

你的手臂像树皮下嫩绿的树苗；

你的面孔像闪光的河流。

你的肩白得像杏仁；

像刚剥掉壳的杏仁。

他们没有让太监护卫你；

没有用铜栅栏护卫你。

在你憩息的地方放着镀金的绿宝石和银子。

一件黄袍，用金丝织成图案，披在你身上，

呵，纳塔——伊卡奈，“河畔之树”。

像流经苍苔间的潺潺溪流，你的手按在我身上；
你的手指是寒冷的溪流。
你的女伴们白得像卵石
她们围绕着你奏乐。

在那些舞蹈的人们中，
没有人像你舞步如飞。

[题解]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先后客居西班牙、英、法、意大利等国，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二战期间在罗马电台宣扬法西斯主义，后来以叛国罪遭到逮捕，又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十二年的岁月，代表作有《诗章》、《休·西尔文·毛伯莱》等。对于日本俳句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研究也促使庞德写下了《地铁车站》、《刘彻》等一系列意象精美的短诗。

《咏叹调》里风的手指和水底的火焰，《小夜曲》里橄榄树的树叶和阴影，《舞姿》当中头顶水罐的妇女、闪光的河流和洁白的卵石，庞德总是擅长捕捉那些不易被我们轻易察觉的深深藏匿的意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眼花缭乱。

佩索阿

(1888—1935)

[推荐阅读]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佩索阿著，杨子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惶然录》，佩索阿著，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因为某种理由

杨子 译

因为某种理由

或什么也不为，死亡的阴影落在了

灵魂无边的畏惧之上，

灵魂清晰地看见了

——清晰得让人无法平静——

生命是怎样地超越阴影，

生命是怎样地终结悲伤，

于是更加热爱生命。

1933．2．10

如今，向我逼近的死亡

杨子 译

如今，向我逼近的死亡，已经没有那么沉重。
现在我知道它是虚幻，是虚构，是梦，
而在宇宙的命运之轮上
我并不是此刻我以为我所是的那个人。

我知道比起这微不足道的尘世还有更多的世界
它好像快要咽气了——
这乱石累累的不毛之地就在那儿，躺在
深渊般的生活的大海下边。

我了解死神，它是万物，也是乌有，
因此，从死亡到死亡，真正的灵魂
并未堕入深井：它在小径上前进。
在他的时辰中，在我们的光阴里，上帝将开口说话。

1934. 7. 6

[**题解**]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葡萄牙诗人，早年丧父，随改嫁的母亲前往南非生活，最初使用英文创作。1906年，中途辍学的佩索阿开始了漫长的独身生活，在里斯本数家进出口公司担任“外联人员”，白天上班，夜晚写作，直到1934年才出版了生前唯一的葡萄牙文诗集《使命》。佩索阿仿佛是带着隐秘的文学使命诞生的，正如卡夫卡三次解除婚约，同样疾病缠身的佩索阿也斩断了和打字员奥菲莉娅·凯洛兹的情缘，先后使用了七十二个异名，其中“另一个我”阿尔贝托·卡埃罗、里卡尔多·雷斯和阿尔瓦罗·德·坎波斯与佩索阿的本名构成了四重奏。诗人死后为我们留下了数十卷遗稿，包括片断体随笔集《惶然录》。

这里所选的两首无题之作直面死亡。前者以穿透一切的语调讴歌生命，渴望能够克服畏惧终结悲伤。后者用上帝般无所不知的口吻谈论死亡的本质：它是虚幻，是虚构，是梦，它是万物，也是乌有。阅读佩索阿，使我们确信：肉身终将腐烂，不朽的是真正的灵魂。

翁加雷蒂

(1888—1970)

[推荐阅读]

《夸齐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诗选》，夸齐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著，钱鸿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卡尔索的圣马丁诺镇

吕同六 译

这么多
鳞次栉比的房屋
仅仅残存了
断垣残壁
几堵

这么多
患难与共的朋友
幸运的生者
屈指可数

一个个十字架
竖立心中

我的心啊
是最悲伤的陵墓

我已失去了一切

吕同六 译

我已失去孩提时的一切
我已不再能在一声叫喊中
使自己的记忆消失。

我已将儿童时代
埋葬在黑夜的深渊里
现在，它像一把无形的剑
使我同一切分离。

我记得自己以爱你为荣
此刻我在这里，迷失在
无边无际的黑夜中。

绝望的情绪在不断增长
生命对我来说，只是
一块梗在喉底的
叫喊的岩石。

[**题解**]

朱塞佩·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1888—1970），意大利隐秘派诗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曾经在巴黎大学听过哲学家柏格森授课，早年深受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思潮的影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6年前往巴西圣保罗大学主持意大利现代文学讲座，1942 年返回罗马大学任教。诗集《悲哀》（1947）、《呼喊和风景》（1952）、《老人笔记》（1960）抒发丧子之痛，谴责战争，表现孤独的人生境遇。翁加雷蒂翻译过莎士比亚、拉辛的戏剧和马拉美的纯诗，擅长将古典悲剧的意境、莱奥帕尔迪的浪漫抒情和法国象征主义手法熔为一炉，不受标点和押韵的限制，形成了简约而深奥的语言风格。

《卡尔索的圣马丁诺镇》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把镜头对准了一座被炮火焚毁的边境山镇，然后转向更为荒凉的心灵废墟，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控诉战争的残暴无情，相反着重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忧伤。《我已失去了一切》更是将一种迷惘和绝望的情绪推到了极点，生命竟然被形容成“一块梗在喉底的叫喊的岩石”，读来触目惊心。

阿赫玛托娃

(1889—1966)

[推荐阅读]

《安魂曲》，阿赫玛托娃等著，王守仁等译，花城出版社

《阿赫玛托娃札记》（三卷），丘科夫斯卡娅著，张冰等译，华夏出版社

缪斯沿着山道离开了

汪剑钊 译

缪斯沿着山道离开了，
那是秋天狭窄、陡峭的小路，
她黝黑的脚髁上
溅满了大颗大颗的露珠。

我久久地央求她，
和我一起等待冬天。
她却说道："要知道，这儿是坟墓，
你怎么能够自由地呼吸？"

我希望送她一只鸽子，
鸽群中最白的那一只，
但鸟儿自己飞起来，
追随我那美丽的客人。

我默默望着她的背影，
我仅仅爱她一个，
而天空浮现一片霞光，
仿佛通向她的王国的大门。

最后一次会晤之歌

乌兰汗 译

我的脚步那么轻盈，
可胸房却在无望中寒栗，
我竟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右手上去。

台阶仿佛有很多层，
可是我知道——只有三级！
“和我一起死吧！”枫叶间
传递着秋天乞求的细语。

我被那变化无常的
凄凉的厄运所蒙蔽。
回答说：“亲爱的，亲爱的！
我也如此。我死，和你在一起……”

这是最后一次会晤的歌。
我瞥了一眼黑色的房。
只有寝室里的蜡烛
默默地闪着黄色的光。

献给亡人的花环

——献给曼德尔施塔姆

乌兰汗 译

我在他的面前像在苦难面前弯下身躯，

他身上保留着无数个梦寐以求的印记——

那是我们血染的青春时代的

黑色温柔的信息。

想当年深夜里，我也站在深渊之沿，

也呼吸过同样的空气，

那是一个空荡的、铁的夜晚，

呼叫呐喊都已变成无谓的努力。

啊，想当年在那儿我做过的梦，

石竹花开得那么甜蜜——

那是欧律狄克在旋转，

白牛驮着欧罗芭在浪中游弋。

那是我们的影子掠过涅瓦，

掠过涅瓦，掠过涅瓦，飘然而去，

那是涅瓦的河水拍击着石阶，

那是你前往永生之所的通行证据。

那是住所的钥匙，现在

根本再没有必要将它提及……

那是在冥府草地上做客的七弦琴

演奏着神秘的旋律。

[题解]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俄罗斯“白银时代”女诗人，与被迫害致死的前夫古米廖夫以及曼德尔施塔姆一起成为阿克梅诗派的代表，后者甚至将其视为“伟大的俄罗斯的象征”。早期诗集《黄昏》和《念珠》引起轰动，此后长期遭受错误批判，为殉难的丈夫和蒙冤入狱的儿子写下了不朽的组诗《安魂曲》，直至1987年才得以公开发表。阿赫玛托娃在晚年获得了意大利的国际诗歌奖和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且被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这里所选的三首诗歌以细腻深挚的感情抒发了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对于失落爱情的追寻，对于死去友人的悼念。阿赫玛托娃非常注重词语的打磨和意境的营造，准确地把握了女性的内心，在缪斯女神的引导之下，以悦耳动听的音律带领读者进入爱的天国，坦然面对凄凉的厄运。

曼德尔施塔姆

(1891—1938)

[推荐阅读]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曼德尔施塔姆著，杨子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时代的喧嚣——曼德尔施塔姆文集》，曼德尔施塔姆著，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贝　壳

智量 译

或许，并不是你需要我，
一个夜晚，从宇宙的深渊，
一只不带珍珠的贝壳，
我被抛上了你的海岸。

你淡漠地揉取泡沫，用那浪花，
你只顾自己在固执地歌唱，
但是你会爱的，你会评价
这只无用的贝壳对你所说的谎。

你会紧贴着它，仰卧在沙滩，
身上还裹着你原先的衣裙，
你会和它连接在一起，要分也难，
被那水浪奏出的洪亮钟声。

于是，一只外壁松脆的贝壳，
恰似一间空荡的心的小屋，
被你充满了，用喃喃的泡沫，
用轻风，用细雨，用海上迷雾……

难以形容的哀愁

吴迪 译

难以形容的哀愁
睁开一双巨大的眼睛——
花瓶醒了过来，
泼溅自己的晶莹。

整个房间充满倦意——
好一种甜蜜的药品！
这般渺小的王国
吞食了如此之多的睡梦。

徒步旅行者

汪剑钊 译

我感到一种难以克服的惊悸，
面对这神秘高空的存在。
我满足于空中飞舞的燕子，
那凌空腾飞的钟楼叫我心生眷爱。

仿佛走在腐朽的木桥上，
跨越深渊，像一名远古的徒步旅人；
我倾听雪球如何越滚越膨胀，
永恒如何叩击那一只石钟。

亘古不变！可我并非那旅行者，
在枯枝败叶间游移着前进，
我心中却有悲哀在真切地低歌。

顷刻间，山峦里有一场雪崩！
我整个的灵魂——在钟声中沦陷，
但是，音乐也不能将我拯救出深渊！

我冻得浑身颤栗不停

汪剑钊 译

我冻得浑身颤栗不停——
我多想从此哑默无语！
而黄金舞蹈在天空，
并且命令我放声歌唱。

去痛苦吧，惊惶的歌手，
去爱，去回忆，去哭泣，
去托住那一只轻球，
它被昏暗的天体所抛弃。

正是它，一根真正的引线，
联系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什么样肝肠寸断的悲哀，
什么样的忧伤，已经发生！

如果这一颗永远闪烁的星星
总是反常地不住颤抖，
我接触它那生锈的饰针，
那又该如何去承受？

[题解]

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elievich Mandelsh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生于华沙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在彼得堡度过童年，1907年前往巴黎大学读书，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191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石头》，成为阿克梅诗派的杰出代表。十月革命之后发表诗集《忧伤》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20世纪30年代正值创作高峰，却两次被捕，长期遭到流放，多次自杀未遂，最终死于远东地区的集中营。

作为对世界文化深怀眷恋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就像飘满整间屋子的麝香，散发着苦涩的芬芳。《贝壳》里那颗空荡荡的心，《难以形容的哀愁》中睁开的眼睛，《徒步旅行者》里震颤灵魂的钟声，《我冻得浑身颤栗不停》中永远闪烁的星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一个诗人的爱和愁，悲和忧。“而黄金舞蹈在天空/并且命令我放声歌唱。”这位走在腐朽的历史木桥上的歌手就像一只凌空飞舞的燕子，不仅仅是要借诗歌“去爱，去回忆，去哭泣”，更是为了一种高贵而纯粹的精神而放声歌唱。

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推荐阅读]

《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卷), 茨维塔耶娃著, 汪剑钊译, 东方出版社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 汪剑钊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脉管里注满了阳光

汪剑钊 译

脉管里注满了阳光——而不是血液——
在一只深棕色的手臂中。
我独自一人，对自己的灵魂，
满怀着巨大的爱情。

我等待着蠡斯，从一数到一百，
折断一根草茎，噬咬着……
如此强烈、如此普通地感受生命的短暂，
多么地奇异，——我的生命。

1913.5.15

哪里来的这般温柔

汪剑钊 译

哪里来的这般温柔？
并非最初的，——我抚爱
这一头卷发，我曾吻过
比你色泽更红的嘴唇。

星星点燃，旋即熄灭，
（哪里来的这般温柔？）
我眼睛里的一双双眼睛，
它们点燃，又复熄灭。

黑夜茫茫，我还不曾
听过这样的歌声
（哪里来的这般温柔？）
依偎着歌手的胸口。

哪里来的这般温柔？
你这调皮的少年，
睫毛长长的外地歌手，
如何应付这一腔柔情？

1916.2.18

我在岩石的板壁上写

汪剑钊 译

我在岩石的板壁上写，
我在褪色的扇面上写，
在河岸上写，在海滩上写，
用冰刀在冰上写，用戒指在玻璃上写，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树干上写……
最后，为了让它路人皆知！
你是我的所爱！我爱！我爱！我爱！
我蘸尽天边彩虹尽情书写。

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
和我形影不离！接受我的爱抚！
可后来呀，额头抵着桌子，
狠心地将一个个名字勾去……

而你呀，被我这个变节的文人
攥在手心！你噬咬着我的心房！
我决不出卖你！你永在戒指的内侧！
你呀，在心碑之上安然无恙。

1920.5.18

[题解]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1892—1941），俄罗斯“白银时代”女诗人，出身教授家庭，早期诗集《黄昏纪念册》（1910）、《神灯》（1912）和《里程碑》（1921）歌颂爱情，1922年与曾经做过白军军官的丈夫埃夫隆一起流亡海外，在巴黎和布拉格生活。1939年返回祖国，主要从事诗歌翻译，1941年战争期间被疏散到叶拉布加城，绝望自杀。

这里所选的三首爱情诗都是茨维塔耶娃的早期作品，诗风豪爽轻快，节奏铿锵有力，反复地咏叹和铺排的手法使其读来朗朗上口。

索德格朗

(1892—1923)

[推荐阅读]

《索德格朗诗选》，索德格朗著，北岛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索德格朗诗全集》，索德格朗著，董继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爱

北岛 译

我的灵魂是天空浅蓝色的衣裳；
我把它留在海边的峭壁上
赤裸裸的，我走向你好像一个女人。
好像一个女人我坐在你桌上
饮下一杯酒，吸进了玫瑰的芳香。
你认为我很美，像你在梦中所见的，
我忘掉了一切，忘掉了我的童年和家乡，
只知道你的爱抚俘虏了我。
你微笑着拿来一面镜子，让我看看自己。
我看见我的双肩是尘土做的，又化为粉齑，
我看见我的美是病态的，除了消失没有别的欲望。
哦，把我紧紧搂在你的怀里，使我不再需要什么。

星　星

北岛 译

当夜色降临

我站在台阶上倾听；

星星蜂拥在花园里

而我站在黑暗中。

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

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

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

虚无世界

李笠 译

我神往虚无世界，

因为世上的一切我都厌倦乞求。

月亮用银色的古碑文

为我描述虚无世界。

在虚无世界里,我们所有的愿望将神奇地得到满足，

在虚无世界里，我们身上的锁链会纷纷松脱，

在虚无世界里，我们用月亮的露珠

清凉我们被伤口烧烫的额头。

呵，我的生命是一个炽热的幻影，

一个被我发现，一个被我获取——

通往虚无世界的路。

在虚无世界里，

我的爱人带着璀璨的花冠漫步。

哦，谁是我的爱人？黑夜茫茫，

星星用战栗回答。

谁是我的爱人？他叫什么名字？

天空高高地、高高地升起。

一个人类的孩子沉入无边的迷雾，

得不到任何答案。

但人类的孩子仅仅是信念，

他把自己的手伸出天空。

于是出现一个回答：我是你所爱的人，

你将永远爱的人。

[题解]

伊迪丝·索德格朗（Edith Sodengran，1892—1923），芬兰女诗人，先后使用德语和瑞典语进行创作。出身贵族家庭，长期患有肺病，在瑞士达沃斯疗养期间受到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等文学思潮影响。著有诗集《九月的竖琴》（1918）、《玫瑰祭坛》（1919）和《未来的阴影》（1920）。

索德格朗被誉为“北欧诗歌的花冠”，她的一生贫病交加，感情受挫。独居的生活和开阔的视野赋予了她孤独敏感的艺术个性，这里所选的三首诗歌无一不具有纤细哀婉的美感，对于爱情的向往和大自然的亲近以及耽于幻想的禀性，使得这些简短的诗行充满魅力。



蒙 塔 莱

(1896—1981)

[推荐阅读]

《生活之恶》，蒙塔莱著，吕同六译，漓江出版社

生活之恶

吕同六 译

我时时遭遇

生活之恶的侵袭，

它似乎喉管扼断的溪流

暗自啜泣，

似乎炎炎烈日下

枯黄萎缩的败叶，

又似乎鸟儿受到致命打击

奄奄一息。

我不晓得别的拯救

除去清醒的冷漠：

它似乎一尊雕像

正午时分酣睡朦胧，

一朵白云

悬挂清明的蓝天，

一只大鹰

悠悠地翱翔于苍穹。

夏日正午的漫步

吕同六 译

田园的红墙衬映着绿荫沉沉
我脸容苍白
屏息谛听
枯树枝头山鸟低沉地啼鸣
杂草丛间蛇儿沙沙地穿行。

凝视龟裂的草地，
孤零的野豆
一行行的红蚁
忽儿惊窜
忽儿在小小的干草堆上麇集。
透过灌木林的蔓枝老叶
放眼眺望
鱼鳞般大海的颤动
远处乱石巉岩
飘来凄恻的蝉声。

似火的骄阳令人晕眩
一阵莫名的心酸涌袭心间
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
环绕它无休止地踽踽而行
莫非就是全部苦难和人生。

［题解］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隐逸派诗人，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热那亚的商人家庭，作为步兵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5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乌贼骨》。二战期间拒绝参加法西斯政党，流亡海外。战后出版诗集《境遇》、《暴风雨和其他》等。

蒙塔莱被誉为“生活之恶的歌手”，这里所选的两首诗歌是其代表作，诗人一反宁静惬意的田园牧歌情调，而是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当中汲取灵感，借助炎炎烈日、枯枝败叶、苍鹰、草蛇、红蚁、鸣蝉等荒凉景象来表现内心的孤独苦闷和焦躁不安。我们的视线亦紧随着诗人在夏日正午的漫步而不停飘移，忽而“凝视龟裂的草地”，忽而远眺“鱼鳞般大海的颤动”，一起走过“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仿佛经历了一趟苦难人生的旅程。

洛尔迦

(1898—1936)

[推荐阅读]

《洛尔卡诗选》，洛尔卡著，赵振江译，漓江出版社

《洛尔伽诗选》，洛尔伽著，陈光孚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低着头

叶君健 译

思想在高飞，我低着头，
在慢慢地走，慢慢地走，
在时间的进程上
我的生命向一个希望追求。
在一条灰色的路旁
我看到开满花的小径：
有一朵蔷薇花
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生命，
也充满了酸辛。
女性啊，你是园中开着的花朵：
有如你处女的肌肤，那些蔷薇
说不尽的芬芳和娇柔，
但也充满了悒郁的乡愁。

骑士之歌

戴望舒 译

科尔多巴

孤悬在天涯

漆黑的小马

橄榄满袋在鞍边悬挂

这条路我虽然早认识

今生已到不了科尔多巴

穿过原野，穿过烈风

赤红的月亮，漆黑的马

死亡正在俯视我，

在戍楼上，在科尔多巴

唉，何其漫长的路途

唉，何其英勇的小马

唉，死亡已经在等待着我

等我赶路去科尔多巴

科尔多巴

孤悬在天涯

最初的愿望小曲

戴望舒 译

在鲜绿的清晨，
我愿意做一颗心。
一颗心。

在成熟的夜晚，
我愿意做一只黄莺。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的颜色。
灵魂啊，
披上爱情的颜色。）

在活泼的清晨，
我愿意做我。
一颗心。

在沉寂的夜晚，
我愿意做我的声音。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的颜色吧！
灵魂啊，
披上爱情的颜色吧！

[题解]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或译洛尔伽、洛尔卡，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生于格拉纳达乡村，在马德里大学读书期间与后来的导演布努艾尔、画家达利交往，早期诗作受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的影响，更从民间歌谣之中找到了自然明快的音韵。20世纪30年代曾经率领“茅屋”剧社在各地巡回演出，内战爆发时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枪杀。代表作包括诗集《吉卜赛谣曲集》、《深歌集》和长诗《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挽歌》以及剧作《血的婚礼》等。

洛尔迦的抒情歌谣既有热烈欢快的，也有低沉忧伤的。我们阅读时总是能够轻易地被其感染，甚至想要大声朗诵和歌唱起来。鲜明的节奏、饱满的情绪和一股来自乡野的清新之风使得这些短诗超越了语言和国界，从雨巷诗人戴望舒起，直至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人，洛尔迦的影响几乎无时无处不在。

阿莱克桑德雷

(1898—1984)

[推荐阅读]

《西班牙现代诗选》(诗苑译丛),王央乐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童　年

陈孟 译

你甜蜜而来，又甜蜜而去，
从身旁的小路而来
又从身边的路遁去。
望得见你，而有时又无处寻觅。
你走上一座桥，又走另一座桥端隐去。
——步履急促，
光明被快乐磨砺。

童年啊，曾几何时我见过你
宛如倾泻的河水，逝去，
只有你那奔泻而下和过眼云烟的路程
还留在我记忆的镜子里。

歌唱吧，鸟儿

——献给玛丽亚·特蕾莎·普里埃特

祝庆英 译

鸟儿啊，你纯洁的双翼的爱抚
拂不掉我忧伤的回忆。
你纯洁胸膛里的颤音
抒发了嘴唇的多么清晰的激情！
为我歌唱吧，闪烁的鸟儿，
你们在燃烧的森林里召来欢乐，
你们激起了光明的熏醉，
像火舌一样伸向接纳你们的苍穹。
为我歌唱吧，每天诞生的鸟儿，
用你们的呼吸表达尘世的无邪。
歌唱吧，歌唱，带着从我这儿攫走的灵魂
飞升吧，别再回到大地。

献给一个死去的姑娘

祝庆英 译

告诉我，告诉我你处女心中的秘密，
告诉我你葬身地下的秘密，
我要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成了水，
是清新的河岸，那儿一些赤露的脚在用浪沫洗涤。

告诉我，为什么你披散的秀发上，
在你那受到爱抚的芳草上，
燃烧或安祥的太阳
在降下，滑落，爱抚，它抚摸着你，
有如一阵清风吹送着一只鸟儿或一只手。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心像一座纤小的丛林
在地下等待着不可能飞来的鸟儿，
这整个的歌儿在眼睛上面
在无声地经过时变出梦幻。

哦，你，歌儿啊，献给一个死去或活着的躯体，
献给在地下长眠的美人，
你歌唱石头的颜色，吻我嘴唇的颜色吧，
歌唱吧，就像珍珠母在睡觉或呼吸。

这个纤腰，这忧郁胸膛的微弱的容量，
这无视风儿的飘拂的卷发，这双只有寂静在荡漾

的眼睛，

这些如同珍藏的象牙的牙齿，

这阵拂过枯草纹丝不动的微风……

哦，你，欢乐的天空，像浮云般移动，

哦，幸福的鸟儿，你在肩头微笑；

清新的泉水，潺潺流去，同月光一起把你缠绕，

柔软的草地，受爱慕的脚步在上面踩过。

[题解]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洛(Vicente Aleixandre Melo, 1898—1984),或译亚历山卓,西班牙诗人,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塞维利亚,大学时代学习法律和商业,长期患有肾结石病,迁居乡村,一边休养一边写诗。早期受鲁文·达里奥以及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192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轮廓》,20世纪30年代曾经与聂鲁达一起合办诗歌刊物。作为与洛尔迦齐名的"二七年一代"的诗人,阿莱克桑德雷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流派的手法,擅长表达自然、爱情与死亡等永恒的主题。

童年"宛如倾泻的河水"一去不返;歌唱的鸟儿用纯洁的双翼和美丽的颤音引领着我们向上飞升,逃离尘世的喧嚣;对于一个死去的姑娘的倾诉,仿佛清风流水浮云月光一般寂静。阅读阿莱克桑德雷的诗篇,可以洗尽我们眼底汹涌的忧伤,抚平内心起伏的波澜。

博尔赫斯

(1899 — 1986)

[推荐阅读]

《博尔赫斯诗选》，博尔赫斯著，陈东飙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博尔赫斯著，王永年、林之木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分 离

王央乐 译

我的爱和我之间就要垒起
三百个夜晚如同三百垛墙，
而大海就像魔法阻隔于你我之间。

没有别的了只剩下回忆。
活该受折磨的黄昏啊
期望着见到你的夜晚。
你的道路穿过田野，
苍穹下我走来又离去。
你我的分离已经肯定如大理石
使无数其他的黄昏更加忧伤。

雨

陈东飙 译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 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 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做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 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幕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 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 他没有死去。

局　限

赵振江 译

有一行魏尔兰的诗，我再也不能记起，

有一条毗邻的街道，我再也不能迈进。

有一面镜子，我照了最后一次，

有一扇门，我将它关闭，直至世界末日降临。

在我图书室的书中，有一本

我再也不会打开——现在正望着它们。

今年夏天，我将满五十岁，

不停地将我磨损啊，死神。

［题解］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拥有英国血统的律师家庭，曾经旅居欧洲各国，精通多种语言，长期受到家族遗传的眼疾困扰，最终失明。反对庇隆将军的独裁政权，担任过图书馆职员和屈辱性的市场家禽稽查员，晚年获得了各项文学殊荣，却遗憾地错失了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诗集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簿》、《老虎的金黄》、《深沉的玫瑰》等。

博尔赫斯的诗歌充满悲观哲学的神秘色彩和已逝世界的古老气息，对于时间、梦境、书籍、镜子、迷宫、玫瑰等事物的描述使他迥然不同于其他诗人。这里要单独说一下看似寻常写景抒情的短诗《雨》，通过对于庭院场景的刻画和遥远往事的回忆来引起读者的联想，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凝滞不前了，似有一条通向过去和连接未来的循环隧道，但凭人们穿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看一下博尔赫斯的小说名篇《秘密奇迹》和《小径分岔的花园》。先锋作家格非甚至将《雨》中的诗句巧妙地穿插在其小说《戒指花》之中。

聂鲁达

(1904—1973)

[推荐阅读]

《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英文对照)，聂鲁达著，李宗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漫歌》(拉丁美洲文学丛书)，聂鲁达著，江之水、林之木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选二首）

第六首情诗

赵振江 译

我记得你宛若去年秋天的模样。
灰色的贝雷帽，平静的心。
黄昏的火焰在你的眼中搏斗。
叶片纷纷落在你灵魂的水中。

你像一条藤蔓将我的双臂缠紧，
叶片在收集你缓慢、平静的声音。
我的渴望在惊愕的篝火里燃烧。
蓝色温柔的风信子倒向我的灵魂。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而秋天多么遥远：
灰色的贝雷帽、鸟儿的啼鸣和家的核心
我深深地渴望向那里迁徙
我快乐的亲吻像火炭一样落在那里。

从船上望天空。从山冈望农田。
你的记忆是阳光、烟雾与平静的水潭！
晚霞在你眼睛的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的灵魂上旋转。

第十五首情诗

林一安 译

你沉默不语我更喜爱，像你不在我眼前，

你远远倾听我的动静，我的声音却追不上你，

仿佛你的眼光已经离去，

仿佛一个甜吻把你嘴唇封闭。

一切一切，浸透我的心灵，

你从中浮现，跟我心心相印。

梦幻的蝴蝶，仿佛你就是这个字：忧伤，

仿佛你就是我的灵魂。

你沉默不语又遥遥在望，我更喜爱，

柔声细语的蝴蝶，你像倾诉怨艾，

你远远倾听我的动静，我的声音却追不上你，

请让我随同你的沉默不言不语。

请让我也怀着你那种沉默向你诉说衷情。

它像灯光一样明亮，像戒指一般俭朴。

你仿佛夜晚一样，沉静又密布繁星。

你的沉默有如星星，遥远而又沉静。

你沉默不语我更喜爱，像你不在我眼前，

你遥远而又痛苦，仿佛已经死别，

那你再说一句话，再露一次笑，我就满足，

我很高兴，高兴这绝非永诀。

爱情的十四行诗（选一首）

王央乐 译

我死时我要你的手按上我的眼睛：
我要光明，要你可爱的手中的
麦穗的清香再一次在我身上飘过，
让我感到改变了我命运的温柔。

我要你活着，在我沉睡了等待你时，
我要你的耳朵继续听着风声，
闻着我们一起爱过的海的芬芳，
继续踩着我们踩过的沙滩。

我要我所爱的人继续活着；
我爱过你，歌唱过你，超过一切其他，
因此，你得继续绚丽地如花开放，

为了让你做到我的爱要求你的一切，
为了让我的影子在你的头发上漫步，
为了让人们懂得我歌唱的缘由。

[题解]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笔名取自诗人所喜爱的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献给几位恋人的诗集《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1924)使其一举成名。作为外交使节，聂鲁达的行踪遍及世界各地，20世纪40年代曾经当选国会议员，加入智利共产党，发表了著名长诗《漫歌》(1948)，1950年获国际和平奖。主要作品还包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元素之歌》和回忆录《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等。

与充满战斗热情的政治诗篇相比，聂鲁达的爱情诗更能够打动年轻的读者。这些充满浪漫情调的诗行紧贴着自然风景，毫不做作，细细读来既感缠绵凄恻，又别有一种清新朴素的风韵。

沃　伦

(1905—1994)

[推荐阅读]

《沃伦诗选》，沃伦著，周伟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事沧桑话鸣鸟

赵毅衡 译

那只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认不出是什么鸟，

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

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

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

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

吹吧，西风

周伟驰 译

我晓得，我晓得——尽管证据
没有了，最后的证人也死了，
吹吧，西风，吹吧，证据，啊，

没有了，风儿摇撼着雪松树，啊，
我晓得茶隼如何笼罩着怀俄明，
红胸脯耀眼在夕照里，啊，雪松树

摇撼，我晓得
死去了的父亲嘴唇上，汗水有多凉。
吹吧，西风，吹吧，摇撼雪松树，我晓得

孩提时，我曾如何地一度，蹲在小溪边，
看着，阳光里，一捧的水
从我的手心，滴落，滴落。水珠儿——亮晃晃！

但你什么也不信，因为证据没有了。

[题解]

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94),美国首位桂冠诗人，南方文学和新批评派的杰出代表。生于肯塔基，曾经在多所大学任教，与布鲁克斯合编的《理解诗歌》(1938)被英美多所名校长期选作诗歌理论的教材使用。沃伦不仅荣膺过普利策诗歌奖，长篇小说《国王的人马》(1946)又为其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被搬上银幕之后还成为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世事沧桑话鸣鸟》对于时间的思索，《吹吧，西风》对于往事的追思，沃伦的诗歌擅长借自然景物和瞬间的感悟来表达深刻复杂的主题，经常能够捕捉到一些意味深长的画面：例如夜晚汲水归来时谛听到的鸟鸣，例如风中摇曳的雪松树、夕照里闪光的茶隼的红胸脯、父亲嘴唇上冰凉的汗水以及孩提时代捧在手心的水滴。

夏尔

(1907—1988)

[推荐阅读]

《勒内·夏尔诗选》，夏尔著，树才译，北岳文艺出版社

《法国当代诗选》，江伙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黑　鹿

钱春绮 译

水对着天空的耳朵絮语。

群鹿啊，你们跳跃过千万空间，

从岩石的黑暗趋向风的爱抚。

追赶你们的猎人，注视你们的精灵，

我多么喜爱他们的热情，从我这辽阔的岸边！

如果我有他们的眼光，在我抱着希望的瞬间？

雨　燕

徐知免 译

雨燕张开它宽阔的翅膀，在屋子四周盘旋，欢唱。这就是心吧。

它使雷声清脆，它在晴空播种。如果一旦触及泥土，它将跌得粉碎。

它敏捷的回答是燕子，它厌恶亲昵。高塔的边缘又算什么呢？

它栖息在最幽深的洞隙里，谁也找不到像它那样狭窄的地方。

漫长的充满亮光的夏天，它经过午夜的百叶窗格潜入黑暗。

任何一双眼睛都捕捉不到它。听到它的鸣声，才知道它的来临。一支短短的枪就能击落它。这就是心吧。

宣告其名

何家炜 译

那时我十岁。索尔格河将我镶嵌。河水如圣明的钟面，太阳歌唱着历历时辰。无忧无虑和悲愁苦痛都烙在一家家屋顶的铁公鸡上一并忍受着。然而在这个窥探着的孩子心里，怎样的轮子旋转着，转得比白炽火灾中的磨坊的叶轮更强劲、更疾速？

索尔格河

——献给伊冯娜的歌

江伙生 译

早早起程的河啊，一泻千里，无伴独行，

你给我故里的小伙伴们喜形于色的激情。

你是闪电隐形的河，我的家宅濒临的河.

河水健忘的脚步翻动着我理智的石林。

河啊，你身边的大地哆嗦颤栗，日光栖栖。

愿每个贫瘠者在黑夜中用你的恩赐盘算他们的生计。

多灾多难的河，荒废遗弃的河啊。

满手老茧的艺徒人生处境的河，

任何风都会屈服在你的浪峰波脊。

灵魂茫然若失的河，颓靡而又疑云难散的河，

不幸老者怨语不停的河，榆树的河，怜悯的河。

荒诞古怪的河啊，狂热焦躁的河，琢石匠人的河，

捐弃手中的犁铧去与说谎人为伍的日光的河。

聪颖超人的河，雾霭冉升的河，

灯火河上，它慰藉着罩沿四周的焦灼。

耽于梦幻的河，使铁生锈的河，

群星倒映荡入你的怀抱，它们拒绝将身影给予大海。

传播力量的河，湍流呼啸泻入水域的河，

瓢泼大雨湿透葡萄园并报告玉液琼浆酿成的河。

在这牢笼般疯狂的世上怀着一颗曾被伤残的心灵的河身，

请将海角天涯蜜蜂般的情爱和暴戾保留给我们。

［题解］

勒内·夏尔（René Char，1907—1988），法国诗人，出生于南方沃克吕兹省索尔格河畔的伊斯尔城。青年时代受到布勒东、艾吕雅等诗人的影响，参加过超现实主义文学团体，三人合作出版了诗集《施工缓行》。二战期间投身于抵抗运动，与加缪成为挚友，获得骑士勋章。1983年，伽利玛出版社将夏尔的全部诗作收入具有经典意义的“七星文库”出版。作为评论家的让－克拉盎斯·朗贝尔盛赞夏尔的诗歌“与一切的浪漫情调和无拘无束的感伤情怀无缘”，是一位“简洁而又光芒闪烁的诗体的大师”。代表作包括诗集《愤怒与神秘》、《水中的太阳》、《群岛上的谈话》等。

不论是《黑鹿》和《雨燕》这样精短的咏物诗，还是《宣告其名》和《索尔格河》此类充满回忆和幻想的抒情杰作，夏尔的诗歌总是显得气势磅礴哲理深邃，在形式上简洁凝练，更接近于格言诗和散文诗。

埃利蒂斯

(1911—1996)

[推荐阅读]

《英雄挽歌》，埃利蒂斯著，李野光译，漓江出版社

白日的青春期

李野光 译

白日的青春期，欢乐的源头活水

古老的爱神木挥舞着它的旗帜

云雀要向日光敞开胸窝

一支歌曲将悬挂在中天摇曳

它播散四方的风

用火焰的黄金般的谷粒

解放大地的美。

疯狂的石榴树

李野光 译

在这些粉刷过的乡村庭院中，当南风
呼呼地吹过盖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中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
和风的嬉戏和絮语一起跳跃、奔驰；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以新生的叶簇在欢舞，当黎明
以胜利的震颤在天空高举起它的旗帜？

当草地上裸体的姑娘们醒了，
用白皙的双手采摘翠绿的三叶草，
还在梦的边缘上飘游，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随意用阳光把她们的篮子装满，
又让她们的名字被鸟儿纷纷讴歌；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同宇宙多云的天空零星地战斗？

当白日炫耀地佩带七种不同的彩羽
用数千只炫目的棱镜将太阳围绕，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抓住了一匹奔马绺绺纷披的鬃毛；
它从不忧伤，从不懊恼，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高叫新生的希望正已开始破晓？

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欢迎我们，

远远地摇着多叶的手帕，如熊熊火光，

摇着一个即将诞生千百艘船只的海洋，

即将使千百次涌起的波涛

向荒无人烟的海滩奔荡，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使帆缆高高地在透明的天空中振响？

高高地在上面，伴着发光的葡萄串，

傲慢地狂放着，充满了危险，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世界中央用亮光撕碎魔鬼险恶的云天，

又从东到西铺开白日的橘黄色衣领，

上面有密布的歌曲装点；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急急忙忙解开白昼的绸衫？

在四月初的衬裙和八月中旬的蝉鸣深处，

告诉我，嬉戏的她，发怒的她，诱惑的她

从所有的威胁中摆脱掉黑色邪恶的阴影，

将头晕眼花的禽鸟倾泼于太阳的胸膛；

告诉我，那展开羽翼遮盖着万物的胸乳，

遮盖在我们深沉的梦寐之心上的，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蓝色记忆的年代

李野光 译

橄榄林与葡萄园远到海边
红色的渔舟在回忆中更远
八月的金蟋蟀之壳正在午睡
蚌贝与海草躺在它身畔
新造的绿色船壳浸在平静的海水里
“上帝会安排”的字样还隐约可见

岁月像树叶和石子一样经过
我记着那些年轻人，那些水手
他们出发时在自己心灵的映象上
绘着彩帆，歌唱着天涯海角
他们胸脯上刺着北风的利爪

我在寻觅着什么啊，那时你正向我走来
头戴着朝霞，眼含古老的海水
浑身是太阳的热力——那时我在寻觅什么
在辽阔梦乡中那深邃的海底
一阵无名的忧郁之风吹皱了感情
在我心灵上镌刻着海洋的标记

我的指头上有沙，我握拢手指
我的眼睛里有沙，我抓紧拳头
这是痛苦啊——

我记得那是四月，是头一次
我向你那凡人的躯体摸索
你那有血有肉的凡人体魄

作为我们在大地上的第一天
那是孤挺花节日，但你受了苦情
我记得，嘴唇咬破了，血迹很深
那永远烙着时间印记的皮肤上也有着深深的指甲痕

然后我离开了你

一阵咆哮的风刮起那些白房子
那刚刚粉刷在天上的洁白的云涛
而天空曾经以一丝微笑将万物高照
如今我要在身边留一罐永生的水
作为模型，象征着自然的风暴
以及你的那双使爱情受苦的手
以及你的那个与爱琴海相呼应的贝壳

[题解]

奥迪赛乌斯·埃利蒂斯（Odysseas Elytis，1911—1996），希腊诗人和翻译家，197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城，青年时代先后在雅典和巴黎的大学攻读法律和文学，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二战期间相继出版诗集《方向》和《初升的太阳》，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如梦似幻的爱琴海风景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诗人曾经奔赴阿尔巴尼亚前线作战，1945年创作了著名长诗《英雄挽歌——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此后又相继发表了长篇组诗《理所当然》（1959）以及诗集多部，还翻译了兰波、洛特雷阿蒙、翁加雷蒂、洛尔迦等诗人的作品。长期客居巴黎，终身未婚。

这里所选的三首诗歌都出自埃利蒂斯的处女作《方向》（1940），追求光明和清澈的诗境，色彩斑斓，感情丰沛，充满梦幻气息和狂放不羁的想象。当代诗人西川认为《疯狂的石榴树》这个核心的意象所指的是“生命的符号、想象力的符号、光明的符号”，以一种张扬着动作感的酣畅的语言把读者推向“灵魂的解放，感官的解放”。诗评家陈超则对于《蓝色记忆的年代》精心的结构和坚实有力的言辞给予赞赏，认为这首诗立足现实，是“对逝去的传统文明的追溯和召唤”。

狄兰·托马斯

(1914—1953)

[推荐阅读]

《狄兰·托马斯诗选》，狄兰·托马斯著，海岸、傅浩、鲁萌合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巫宁坤 译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

巫宁坤 译

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
手指将忘记园艺技能而注意
通过半月形的植物眼，
年轻的星星的外壳和黄道十二宫，
霜冻中的爱情怎样像水果一样在冬天贮藏，
低语的耳朵将注视着爱情被鼓声送走
沿着微风和贝壳走向不谐的海滩，
犀利的舌头将用零落的音节呼喊
爱情的钟爱的创伤已痛苦地治愈。
我的鼻孔将看见爱情的呼吸像灌木林一样燃烧。

我唯一的高贵的心在所有爱情的国土上
都有见证人，他们将在黑暗中摸索着醒来；
等盲目的睡眠降临于窥视的感官，
心还是有情的，虽然五只眼睛都毁灭。

[**题解**]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英国诗人。生于威尔士海港城市的一个中学校长家庭，生性叛逆，青年时代前往伦敦谋生，二战期间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为其撰稿播音。20世纪50年代曾经三次前往美国举行公开诗朗诵会百余场，引起轰动。因为长期酗酒，死于纽约。代表作包括诗集《爱情的地图》、《死亡与出场》以及自传《艺术家作为一条小狗的画像》、广播剧《奶树林下》等。

绰号“疯狂的狄兰”的托马斯被认为是继艾略特、奥登之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作以铿锵的节奏、灵动的想象和悲剧性的主题，与充斥神话典故的晦涩难解的学院派诗风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写于1945年，诗人劝慰病重的父亲振作精神，不要被沉沉夜色般的死亡所笼罩，决不屈从于黑暗，决不向命运低头。《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则以沸腾的情感和怪异的譬喻来讴歌“霜冻中的爱情”，诗歌的结尾令人不禁联想起里尔克献给恋人莎乐美的名诗开头：挖去我的双眼，我仍然能够看见你……

策 兰

(1920—1970)

[推荐阅读]

《保罗·策兰诗文选》，策兰著，王家新、芮虎合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时间的玫瑰》，北岛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罗那

北岛 译

秋天从我手中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从坚果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
而时间回到壳中。
镜中是星期天，
梦里有地方睡眠，
我们口说真理。

我的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相看着，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
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血色月光中的海。

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
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死亡赋格曲

钱春绮 译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在晚上喝它

我们在中午和早晨喝它　我们在夜间喝它

我们喝　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　睡在那里不拥挤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他玩蛇　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他写信　走出屋外　星光闪烁　他吹口哨把狗唤来

他吹口哨把犹太人唤出来　叫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早晨和中午喝你　我们在晚上喝你

我们喝　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他玩蛇　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女　我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睡在那里不拥挤

他叫喊把地面掘得深点　叫这叫那　唱啊　奏乐啊

他拿起腰刀　他挥舞它　他的眼睛是蓝的

把铁锹挖得深点 叫这叫那 继续奏乐啊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中午和早晨喝你　我们在晚上喝你
我们喝　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女　他玩蛇

他叫喊　把死亡奏得更动听些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叫喊　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　这样你们就化成烟升向空中
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　睡在那里不拥挤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中午喝你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在晚上和早晨喝你　我们喝　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的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击中你　他准确地击中你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他唆使狗咬我们　他送我们一座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而且耽于幻想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女

[题解]

保尔·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奥地利诗人，被视为继里尔克、特拉克尔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他的原名是保尔·安切尔，出生于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前往巴黎学医，接触到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象征派诗歌。二战期间被送进纳粹集中营，其父母遭到残忍杀害。战后辗转于维也纳和巴黎，参加“四七社”组织的文学活动，从事德语教学和诗歌创作，相继出版了诗集《骨灰罐里倒出来的沙》（1948）、《罂粟与回忆》（1952）、《无主的玫瑰》（1963）等，以隐晦的形式着力表现记忆的创伤、孤独和梦魇。1960年获得毕希纳奖。晚景凄凉，投入塞纳河自尽。

《卡罗那》这个诗题的拉丁文词义兼指王冠、花冠和日全食时的日晕。据悉策兰将这首情诗献给了女诗人巴赫曼，“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这样的表白尤为打动人心。《死亡赋格曲》干脆取消了标点符号，借助赋格音乐的重复对位的形式，反复咏叹集中营和大屠杀这个悲剧性的事实，日耳曼和犹太民族通过两个不朽的女性形象——《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玛加蕾特和《旧约·雅歌》里黑而秀美的书拉密女——的对照和并置，从而获得了平等的地位。黑牛奶、天空中掘墓、奏乐跳舞、练习射击、蓝眼睛的德国看守等不无怪诞讽刺意味的事物、场景和形象充斥整个诗篇。德国学者阿多诺强调指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抒情诗是野蛮的，策兰却通过冷静的目击见证了历史和人性的黑暗。

巴 赫 曼

(1926—1973)

[推荐阅读]

《巴赫曼作品集》，巴赫曼著，韩瑞祥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被缓期的日子

欧凡 译

更艰难的日子来了。
被暂准缓期的日子
已隐现在地平线上。
不久你该系好鞋带，
把猎犬赶回湿地上的庄院。
因为鱼群的内脏
已被风吹冷。
扇豆草灯光泽微茫。
放眼雾空：
被暂准缓期的日子
已隐现在地平线上。

远处，你的所爱正在向沙中沉陷，
它在她飘扬的发丝间攀爬，
它打断她的话，
它命令她别做声，
它发现，每次拥抱后，
她都伤心欲绝，
同时又乐意离别。
别环视四周。
系上你的鞋。
赶回猎犬们。
把鱼丢进大海。
吹灭扇豆草灯！

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

咏叹调第1号

欧凡 译

我们投身所向处，在玫瑰的雷雨中，

夜被茎刺照亮，而叶声

——在灌木丛中曾是如此轻柔——

之雷追随着我们的脚步。

被玫瑰点燃而又总被扑灭的，

雨会为我们冲进河流。哦远逝的夜！

却有曾相识之叶一片，在波浪中漂流，

尾随我们直到出海处。

[题解]

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奥地利女诗人，生于克拉根福特的教师家庭，哲学博士，对于维特根斯坦和穆齐尔的思想著述颇有研究。曾经担任维也纳广播电台编辑，被誉为“四七社”的第一夫人，一度与诗人策兰相恋，后来和瑞士作家弗里施同居生活，代表作包括诗集《被缓期的日子》（1953）、《召唤大熊星》（1956）和自传性的长篇小说《玛利纳》（1971）。女诗人辗转慕尼黑、苏黎世、柏林、罗马等地，死于火灾，1977年以其命名的巴赫曼文学奖正式设立。

巴赫曼深受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被缓期的日子》告诫人们不要忘却惨痛的历史教训，以一系列象征性的隐喻来表现灾难和末日随时可能降临，写出了战后社会的世情冷漠和满目疮痍的景象。《咏叹调第1号》的前四行曾经以《在玫瑰的雷雨中》为题单独发表，感受敏锐独特，抒情手法新颖，有一种潜在的音乐感。

安东尼斯

(1930—)

[推荐阅读]

《阿拉伯现代诗选》，郭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故 乡

郭黎 译

为那在愁苦的面罩下干枯的脸庞

我折腰；为我在那上面忘记了自己泪水的小径

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

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

我折腰；为被出卖

在火中煎熬、擦皮鞋的孩子

(在故乡，我们都在火中煎熬，都擦皮鞋)

为那上面镂刻着我的饥馑的岩石

它是我眼皮下滚动的雨、闪电

为我把它的土紧揣在怀里的家园

我折腰——所有这一切，才是我故乡，而不是大马士革

绝望的边境线

郭黎 译

在绝望的边境线上有我的家
像黄油一样；它的墙
中间空洞，松散一团，像云霞

我的家有面团捏的窗棂
我的家是一堆化石——
轻风把它翻乱，如果累了
代替它的还有暴风雨
太阳离弃它，在附近
连鸟儿也将它遗弃

我的家，它的骚动把自身夷为平地
在冥冥之地还暗中遭到石块袭击
我在家里睡觉，黎明睡在
我身边，奄奄一息

[题解]

安东尼斯（Adonis，1930— ），叙利亚诗人和评论家，阿拉伯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笔名取自古罗马历史人物安东尼。1956年移居贝鲁特，入籍黎巴嫩，创办诗歌杂志，担任报刊主编和大学教授。诗风质朴深邃，不拘韵律，关注社会政治。近年来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诗集《风中树叶》(1957)、《剧场和镜子》(1968)、《世纪末日的开端》（1980）等。

这里所选的两首诗篇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以一种近乎黑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铺排夸饰，将战争骚乱和饥荒灾难的重重打击之下，家园故土所遭到的毁坏景象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不难从中发现诗人的一颗悲悯之心和一腔愁怨。

特朗斯特罗姆

（1931— ）

[推荐阅读]

《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特朗斯特罗姆著，李笠译，南海出版公司

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

李笠 译

奔腾，奔腾的流水轰响古老的催眠

小河淹没了废车场。在面具背后闪耀

我紧紧抓住桥栏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大铁鸟

黑色的山

李笠 译

汽车驶入又一道盘山公路，摆脱了山的阴影朝着
太阳向山顶爬去

我们在车内拥挤。独裁者的头像也被裹在
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
死亡胎记用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
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

尾　曲

李笠 译

我像一只铁锚在世界的底部拖滑
留住的都不是我所要的
疲惫的愤怒，灼热的退让
刽子手抓起石头，上帝在沙上书写

寂静的房间
月光下，家具站立欲飞
穿过一座没有装备的森林
我慢慢走入我自己

[题解]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r，1931—），瑞典诗人，当代欧美最优秀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编辑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初登诗坛，出版诗集《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看见黑暗》等。1990年，诗人因患脑溢血而导致右半身瘫痪，仍坚持诗歌创作，影响广泛。著名诗人沃尔科特就曾经呼吁瑞典文学院应该毫不犹豫地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

这里所选的三首诗歌短小精炼，意象奇瑰，翻译成中文之后得到了柏桦、王家新、陈东东等多位诗人的喜爱。北岛认为《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充满紧迫的动感，不仅暴露了叙述者的内心恐惧，还从缓到急地借助奔腾的流水、废车场和铁桥写出了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威胁。《黑色的山》里描述的盘山公路、“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瑰丽景象，《尾曲》当中铁锚拖滑的比喻和月光下“站立欲飞” 的家具，都令人耳目一新。在钢筋水泥遍布的都市森林当中，特朗斯特罗姆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事物在他头脑当中依稀残留的印象。

普拉斯

(1932—1963)

[推荐阅读]

《美国自白派诗选》(域外诗丛)，普拉斯等著，赵琼、岛子合译，漓江出版社

《美国自白诗探索》，彭予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边　缘

赵琼、岛子 译

这个女人尽善尽美了，
她的死

尸体带着圆满的微笑，
一种希腊式的悲剧结局

在她长裙的褶缝上幻现
她赤裸的

双脚像是在诉说
我们来自远方，现在到站了，

每一个死去的孩子都蜷缩着，像一窝白蛇
各自有一个小小的

早已空荡荡的牛奶罐
它把他们

搂进怀抱，就像玫瑰花
合上花瓣，在花园里

僵冷，死之光
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

月亮已无哀可悲，

从她的骨缝射出凝睇。

它已习惯于这种事情。

黑色长裙缓缓拖拽，窸窣作响。

十一月的信

赵琼 岛子 译

世界上的爱

突然改变了颜色。街灯

疾走着穿过老鼠的尾行。

金莲花开在早晨九点钟。

这是北极的地方。

极圈几乎没有黑色。

黄褐色生丝般的草丛如婴儿的柔发。

一片绿色在空气中流淌，

长长地披盖在我的身上，

温情脉脉，使我周身膨胀。

我的脸因着羞怯而发烫。

我也许博大而宽广，我想。

但我又是这样愚笨地幸福，

我的惠灵顿，

粉碎了这奇妙的红色辉煌。

这是我的秉性

一天两次，我在草丛上徜徉。

品尝它诱人的清香

凶猛的灌木带着洁净的鲜绿

呈扇形，坚韧地生长。

我爱

古老颓废的残壁。

我爱这些斑驳的历史，

金色苹果，

我猜测——

我的七十棵树

支撑金红色球体，

在灰浊的僵死之液里。

无数片黄叶凋落，

像铺路的碎石屏住了呼吸。

哦，爱情，哦，孤独，

除了我没有别人

我走向潮湿的旅程。

不可复得的金子张开灼人的血口

吸进树林的液汁，色泽浓重。

七月里的罂粟花

彭予 译

小小的罂粟花，小小的地狱之火，
你不伤人？

你闪烁不定，我不能碰你，
我把双手伸进火中，什么也没燃烧，

瞧着你那样闪烁我感到
绵绵无力，多皱，鲜红，就像人的嘴唇，

刚刚流过血的嘴唇。
血淋淋的小裙子！

有些烟味我不能闻，
你的鸦片和你令人作呕的容器在何处？

但愿我能流血，或者入睡！——
但愿我的嘴唇能嫁给那样的创伤！
或者你的汁液渗向我，在这玻璃容器里，
使人迟钝，平静，

可它是无色的，无色的。

[**题解**]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天才早慧，长期神经衰弱，反复表现精神压抑和死亡的主题。1956年嫁给英国诗人特德·休斯，生有一儿一女，后因婚恋危机而打开煤气自杀，年仅31岁。著有自传性长篇小说《钟形罩》（1963），诗集《爱丽尔》在其死后出版，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美国自白派诗歌在20世纪50~60年代盛行一时，其代表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安娜·塞克斯顿和普拉斯经常在作品里袒露隐私，以充满迷狂的忏悔探索生命体验中的绝对真实。《边缘》散发着冰冷的死亡之光，一窝白蛇般的死婴、空荡荡的牛奶罐、玫瑰花瓣似的肉体、月亮的骨缝以及窸窣作响的黑色长裙，读来阴森可怕。《十一月的信》通过光怪陆离的景象来表现爱情和孤独，《七月里的罂粟花》更是以地狱的火焰和流血的嘴唇作为隐喻象征，写出了盛开的罂粟花的邪恶妖艳，精神濒临错乱的女诗人甚至不惜用装在玻璃器皿里的注射针剂来使自己的心情和灵魂暂时得到平缓和解脱。